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一年七月

第七期

# 衡 學

桂  
君  
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7 July 1922

##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編輯 本雜誌由發起同志數人。擔任編輯。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 本雜誌於投稿者。極為歡迎。投稿所逕寄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學衡雜誌社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朔日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本雜誌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撰述員人多不具錄



像斯威至威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像 己 律 辜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通論

# 學衡第七期目錄

插畫

威至威斯像 William Wordsworth

辜律己像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通論

論新舊道德與文藝

文情篇

述學

華化漸被史

西洋文學精要書目 (續)

文苑

文錄

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

(續)

邵祖平

繆鳳林

柳詒徵

吳宓

詩錄一

戊申別家詩有躬耕先世事歸隱十年期之句今果符此語愴懷今昔遂成小詩即以十字爲韻（華焯） 亂後由章門返彭澤（汪國垣） 庚申三月三日程窳庵招同陳彬原胡蘊齋冒疾齋蒼崖和尚集秦淮舟中仇贅叟復携歌者至談讌甚懽蒼崖作圖記之（梁公約） 先公九周忌日（王易） 澗蘋偕游迎江寺長句（徐天閔） 春雨過鏡天閑談長句（徐天閔） 發夔州（毛乃庸） 宜昌（毛乃庸） 重晤梅斐漪京師數日而去不及言別也（王浩） 京邸賦呈歐陽仲濤丈（王浩） 印佛家京師久矣無因爲招用此致槩（王浩） 永嘉偶題（胡先驥） 青田舟次口占時洪水初退（胡先驥） 宿小九華山九華禪院（胡先驥）

詩錄二

讀史二首（李佳） 讀史五首（李佳） 己庚之間新樂府（李佳） 春寒有感（周燮焯）

詞錄

壽樓春（周岸登） 祝英臺近（王易） 齊天樂（胡先驥）

名家小說

鈕康氏家傳（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 吳 宓 譯

第五回 慕榮華至親成陌路 娛晚景老父抱癡心

雜綴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續）

胡先驥

書評

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

胡先驥

## 論新舊道德與文藝

邵祖平

自民國六年以來。國人對各事物。心目中。悉有一種新舊之印象。新舊之印象既生。臧否之異同。遂至其臧否也。不以真偽美惡善否。適與不適爲斷。而妄蒙於一時之感情與羣衆之鼓動。覺新者常住。常足驚喜。歆受。舊者常不佳。常足踐踏鄙夷。其結果遂至媿妍易位。真贗顛倒。削趾適履。不自知其痛苦。爲惑蓋未有甚於是者也。夫新舊不過時期之代謝。方式之遷換。苟其質量之不變。自無地位之軒輊。非可謂舊者常勝於新者。亦不可謂新者常優於舊者也。道德與文藝二端。其間雖因風俗思想之遞變而微有出入損益。然僅相對的方向之不同。非絕對的方向之不同也。亦猶枝葉之紛披。無咎於根株之孤直。流派之演液。無害於源泉之瑩溢也。以道德論。吾中國數千年孔孟諸哲所示孝弟仁義。慎獨省身諸義。實足贍用於無窮。難者病其爲倫理的道德。節制的道德。狹義的道德。非社會的自由的廣義的道德也。遂欲起而毀棄之。殊不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倫理何嘗不及於社會。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節制何嘗不及於自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狹義又何嘗不及於廣義。審如是也。中國舊道德之主義。固不應有抨擊而必採取。西邦重譯而至之新道德也。以文藝論。吾中國數千年來之詩古文詞曲小說傳奇。固已根柢深厚。無美不臻。抒情敘事之作。莫不繁簡各宜。古今合德。離騷之美人香草。繁

辭而秀芳。春秋之褒榮貶伐。一字而謹嚴。左氏之文。古之浮誇。莊生之書。今之浪漫。下如漢之文。六朝之駢儷。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清之傳奇小說。莫不惟美。是尚寫實。是合常人者。可以遊以息矣。嘗以試矣。固不必賴一種異軍特起之新文字。以救其衰窮也。聞者疑吾言曰。由子之言觀之。則彼介紹新文化入國中者非耶。曰。非是之謂也。新文化者。所謂增進社會之幸福。解決人生之困難。爲吾人所急需而未嘗有。固非新道德。新文藝。一二端所可賅括之者也。近世羅素先生 Bertrand Russell 以常人習見新聞紙上所代表無線電報。飛機。鍊金術。諸驚異之事物。猶非科學真正之現象。見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 文中則解放。改造。白話詩文。新標點之見諸雜誌報紙者。其非新文化真正之代表亦明矣。就中國今日所急需之新文化言之。固莫若西方今日物質之科學。物質之科學。其爲真實應用。固當下拜登受之不暇。其效用與價值。不可與介紹抽象之道德與形式之文字同日語也。往者日本維新之頃。其物質文明之運動甚著。各種專門之科學。多襲自德國。吾復從之。乞諸其鄰。其結果東鄰日益富強。吾亦不恥於追隨。未嘗以其新而拒絕之。然時至今日。日本之貴族專淫自若也。男女之階級自若也。文字之因襲漢人自若也。其國中之賢傑。未聞有以新道德新文藝之輸入與舊道德舊文藝之廢絕自任者。獨至吾國當物質饑荒之時。彼荷介紹西洋新文化之責者。不競於物質科學之輸入。而局於道德文藝之引接。編者按輸入西洋之道德文藝。其事亦極重要。惟於西洋之道德文藝。當取其精華。不當但取糟粕。若所取者爲精華。則與吾國之道德文藝正可相得而益。影今人所輸入之西洋道德文藝。實其中之糟粕。固不可因噎而廢食。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其著眼。悉惟舊之是疾。而不審新之未然。不思與

人以真善美適之實惠。而惟驚新奇偉怪之虛名。此國人所以潛惑迷亂而不能自己者也。

吾華爲數千年禮義之邦。其間因風俗禮制人倫維繫之久長。故節制的個人的消極的倫理的道德。莫不完備。如士人執雉以爲贄。出疆必載贄。士不介不相見。男女不相知名。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等。屬於風俗者也。如娶妻必告父母。婚姻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溫清告面。冠昏飲射。聘燕喪慶有禮等。屬於禮制者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等。屬於人倫者也。今之盛倡解放女子。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貞潔諸問題。不過爲破除風俗之一端。盛倡新家庭組織。婚姻自由諸問題。不過爲破除禮制之一端。盛倡滅忠非孝。公妻諸問題。亦不過爲破除人倫之一端。至其根本。道德固有不應棄絕者也。解放女子。非必待今日始。不過昔日女子主中饋。今日女子得求學。勢至今日。女子自身之得解放。蓋無待論。亦不待今日男子之爲之解放也。男女社交公開。先進國之前例。而其寄託之德道。實爲尊重女子之人格。卽吾國古時男女不相授受。不同櫛枷。行道時女左男右等。亦爲極端敬重女子人格之表徵。男女社交公開。若以古意行之。亦未嘗有可非者在也。女子貞潔問題。在新道德方面已棄而不論。嫠婦再醮。本法律所不禁。處女失身。或意外之可原。至必謂世間飛走動植之屬。悉無貞潔一德。柏舟之志。可以力奪。車賄之遷。可爲世訓。則亦爲過情之論矣。原之節婦之守貞。初由藁砧之情重。烈女之死污。或出恥勇之激發。他人固不能強之必守必死。亦不能強之不守不死也。今之言者。

必以貞潔一德爲專橫男子剝奪女權所致。則是不欲其妻女之有貞潔也。豈從心之論哉。新家庭組織。所以避婦姑之勃谿。姊姒之暗鬪。而隆進一己間伉儷之幸福也。歐美家庭之制度。由來如是。考其原始氏族。多爲水草逐徙游牧之業。其家族親屬。本若散漫不繫。相安已久。若以我國論之。則原始氏族。多爲固著不動農稼之業。歲時伏臘。斗酒相勞。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因根本制度之不同。一旦效法他人。避兄離母。挈妻徙居。如陳仲子之所爲。卽不爲名教所非薄。亦爲人情之所不忍。藉曰舊家庭。必不足以謀幸福。則何以崇明老人。數世而同居。朱公之妻。垂老而求去乎。此吾論新家庭之組織。非僅垂離骨肉。破壞倫理之道德。亦事實上強效之而不能似者也。婚姻舊制。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積弊雖多。然苟爲父母者。一秉子女之好惡。以爲好惡。不震羨於門第之高。資產之厚。奮賤之富。當其選擇將定之前。由子女詳審以定取去。則其結果。當亦不惡。以視青年血氣未定之貿然求偶。與夫見識未周之漫然鑑抉。豈非彼善於此。吾爲此言。非謂舊婚制之必須保存也。竊以吾國個人之道德。未提高。男女之社交。未擴大。婚姻自由之新制。行之殊多危險。而思所以爲過渡之方耳。五倫之列。至今日而廢其君臣一倫。君臣之關係既廢。然忠不以之而廢也。讀史有曰。忠貞體國。則是忠者忠於國也。且孔子之道。忠恕而已。曾子省身。必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吾前讀某雜誌中有滅忠一語。殊深憾焉。非孝之說。初見於某雜誌。後見於某君之演辭。吾國舊德。夙以孝治天下。西人之所共知。蓋百行之先而衆德之母也。然東

漢時路粹奏孔融之狀。已有孔融父之與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之語。如其實也。則古人已有非孝之議。雖狂妄猶有理致。如今人者。徒有百善淫爲先。萬惡孝爲首。無註脚之言。吾人所以大惑不解而不欲論之者也。公妻諸說。發源於東俄過激之主義。吾國少數謬妄之文人。遠爲無聊之應聲。此類爲物性還原之惡象。洪荒之際。人與物祇知有母不知有父。此亦欲返於狃榛草芴之時代耳。不足論於吾國也。

新文藝之號召於中國者。有白話文、白話詩、寫實派小說、白話文、本爲中國之舊有。其用宜於語錄家書、小說及傳奇小說之科白。非不欲多用也。或者以其足便初學誦習科學各書。然爲之不善者。冗幅既多。漏義滯義。仍復徧是。卽如某君著譯之經濟學一書。開卷卽令人難讀。其句法倒裝之多。底字應用之濫。讀者如墮霧中。不知其所指何在。夫文字不過意志思想學術傳達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勝任與否。乃視其主人之意志。堅定。思想清晰。學術縝密。與否爲斷。故其人如意志游移。思想淆雜。學術偏缺者。其文必不能令人欣賞或領會。文言固然。白話亦何嘗不然。蓋爲文必先識字。識文言之字與識白話之字。固無以異。文以載道。文言之能載道。與白話文之能載道。亦無以異也。至其傳之久遠。行之寥闕。文言視白話。遠爲超勝。良以白話文之醜縷。篇幅冗長。不及文言之易卒讀。一也。白話文以方言之不能統一。俗字諺語。非賴反切不可識。不及文言之久經曉諭。二也。白話文之體裁不完。如碑銘傳誌之

類不及文言之有程式可尋。三也。沈約有言。文章有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王通有言。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由此言之。文言白話。知所從矣。白話詩。暗效美國之自由詩。Free Verse 不及 Prosaic Poetry 句法之長。又非 Blank Verse 之含有節拍。其表情雖似無阻礙。然無音韻節奏。美感常缺。在美國不過少數不學之少年爲之。至吾國則識字之少年盡能爲之。師學捨短。古有前智。自由詩之本爲散散之文體。學之無益。所謂丐醜女之膏沐者也。道咸間。遵義鄭子尹爲詩。善寫真語。其白描處卽白話。如留湘佩內妹詩曰。欲歸何事真無說。飲過菖蒲不汝留。算待明年方見汝。明年又識果來不。此真白話詩之聖手。然亦何嘗墮墮聲韻之有。且似白話之詩。匪獨清鄭子尹一人而已。溯而上之。宋如楊誠齋。唐如白樂天等。靡不稱是。今之效人白話詩於萬里之外者。所謂舍近求遠。棄家雞而愛野鷺者也。寫實派小說。自某新文化巨子指海上之黑幕大觀爲傑作後。於是海上營業不正之書肆。悉聘請無聊墮落之文人。專作淫穢之小說。既能合寫實之美名。又可利市百倍。而冥冥中不知葬送多少青年。增進社會弱點於無窮矣。夫作品之佳。初在思想處境之高。寫實固未爲非。而有高尚卑污之不同。今舍寫人倫正變。社會苦樂之實。而惟寫床第穢褻。獸慾狂濫之實。文學之品格。固將置於何地乎。昔仇十洲善丹青。嘗奉大內密示作秘戲圖十餘幅。十洲窮精敝神。力摹男女橫陳之狀。及數幅而稍置之。其女亦工畫者也。瞰父出。陰爲圖之。輒作一宮闈複室景致。鴨鼎初罷。蠟淚方斜。繡帳之外。遺男女鳥二雙。

帳旁立一鸚鵡架。慧鳥知情。方側首窺帳作昵視狀。畫畢。其父掩至。不惟不責。反大加嗟賞。以其畫意之高。省去多少淫污筆墨。而又能曲曲傳出其情也。嗚呼。今日寫實派之新文藝家。其構思之程度。乃不及一弱女子耶。

又新文藝家常用爲主張者。對古詩文卽目爲死文字。對白話詩文卽目爲活文字。對古詩文卽目爲貴族文學。對白話詩文卽目爲民間文學。對古詩文卽咎其模倣。對白話詩文卽標爲創造。此其大畧也。請得一一論之。文字之有死活。以其藝術優劣之結果定之。非以其產生時期之遲早定之也。古籍浩繁。汗牛充棟。歷代作者。復平地添出集子不少。然最傳之不朽者。十三經。周秦數子。四史。杜甫韓愈之集而已。諸書講德論道。則如見聖哲之衣冠。說理論事。則如見談士之縱橫。奇功偉迹。則如見英傑之眉宇。掩袖起舞。則如見美人之顰泣。其他喜怒哀樂。流離感憤之情。後人讀之。莫不虎虎有生氣。豈可詆之爲死文字耶。且如揚雄草玄。桓譚知其必傳。劉勰雕龍。沈約爲之起敬。當時皆以其論不詭於聖人。而具不朽之作業也。豈以其產生之遲。遂目爲活文字哉。總之。文言。白話。皆以其可傳者而傳。卽以其可不死者而不死。近人好發表著作。雜誌書報徧天下。無論其爲文言抑白話。又誰爲之壽命保險。誠恐梨棗一災。醬瓿卽覆。朝生暮死。恆不自保耳。貴族文學與民間文學。對待而生。以爲貴族者。少數人之所遊適。民間者。羣衆之所涉獵也。殊不知貴族民間。初無定界。試以五經而論。如書經者。最可稱爲貴族文學。以其爲帝王

輔弼左右史少數人之文也。如詩經者。最可稱爲民間文學。以其爲太史遠近里巷所采得之文也。然其結果。則書經除各典謨體制奧澀難讀外。他如諸訓誓敘事問答之詞。可以對羣臣百工。可以對衆士師旅。非爲民間所解而能如是耶。詩經僅三百餘篇。至漢而成絕學。傳之者僅韓生申公諸輩。豈不又爲貴族之文學耶。唐代樊宗師之文。李義山之詩。讀者病其難解。元微之之宮詞。白香山之詩。解者乃爲宮女及老嫗。然樊李元白均一代之作家。不能優劣也。是知作品之佳雅俗共賞。正不必強分貴族與民間也。文章之源。出於模倣。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黃山谷云。「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并熟看董賈諸文。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也。」姚惜抱亦云。「大抵學古人。必始而迷悶。故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此古之文人不廢模倣之論也。更觀歷代之文。長卿美人。本於好色。揚雄四賦。實擬相如。班固賓戲。暗師客難。退之送窮。本儀逐貧。杜牧晚晴。託體小園。歐公黃楊。則效枯樹。此古之文章。不廢模倣之事也。蓋模倣者。如人之得師承。亦步亦趨。初必不免。而出藍寒冰。固可由模倣而進於創造也。善夫英國畫家雷那爾 *Joshua Reynolds* 之言曰。「苟欲創造。必先知古人之所創造。創造乃天才當然之事。然欲創造而不模倣。則個人天才有限。不久枯竭。終至自爲模倣。重複顛倒而已。」模倣非勦襲之謂。亦猶創造非生撰之謂。今日之自命爲創造者。實由於浪漫派之主張。人人自以天材挺出。爲文須自我作古。其弊也。鄙羣書

爲糟粕。矜空言爲創獲。腹笥空虛。思想謬妄。其毒蓋遠甚於勦襲之模倣也。

新道德、新文藝。已如上論。今更引而申之。今世美國批評大家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所著 The New Morality 一文。於美國之提倡新道德者。加以針砭。謂道德本無新舊。在個人。而在社會。其結論有曰。「真正之道德。既非新。亦非舊。任何風俗社會之中。皆可行之。非爲求他人之欣賞而發。而由自己良心正誼流露而出。卽所謂良知是也。其所修者。爲克己、誠實、忠信、堅忍、大度、高尚諸德。而其報酬。則自己內心之快樂是也。」蓋西洋今者異說流行。人盡舍己。耘人倫理。不修而高談社會道德。克己之工夫。不治而競言救人。視其所不知。如其所知。愛其所不親。如其所親。對社會間真正之惡。不思匡正之。矯革之。而惟爲無謂之慈悲、惻隱、僞善。以容於衆。蓋非人文主義之修養。而感情之放縱而已。按此與吾國先哲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語相合

方諸吾國。何獨不然。公妻公產。廢孔非孝。勞工神聖。女子解放。諸聲喧騰宇內。俄氛未至。烈焰暗挑。物質未充。倫常掃地。資本家國內且無之。勞工何由神聖。二萬萬機會早至。解放何勞。簧惑。此皆所謂惟恐天下不亂。而爲之詭詞大言。以惑衆也。而倡之者。其人私德墮落。世人共知。烏能使人信之耶。返觀吾國數千年來。民族美德常存。孔孟之道昌明。楊墨之說全熄。其間庸德庸行。古聖之所昭訓。父兄之所勸勉者。雖終其身行之。猶不能盡。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安用以新者。靡雜其間爲耶。文藝一事。從古所謂爲文章者。如六經論語之言。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章。及漢遂有文藝之目。蓋古時

之。文。本。以。合。德。後。世。之。文。則。以。合。藝。雖。然。固。無。害。也。昔。揚。雄。著。太。玄。五。千。言。枝。葉。扶。疎。文。矣。而。爲。論。不。詭。於。聖。人。嘗。觀。其。言。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謂。之。妄。言。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則。知。其。爲。不。媿。於。文。者。矣。魏。晉。以。後。文。至。齊。梁。而。極。敝。豈。非。以。其。文。體。之。骯。骯。文。辭。之。豔。薄。辭。非。達。意。言。不。明。理。乎。李。唐。文。治。之。昌。足。紹。兩。漢。之。隆。韓。柳。之。文。所。以。能。彪。炳。一。世。垂。光。後。禩。者。亦。以。其。能。闢。異。端。明。道。德。訂。名。實。歸。雅。正。而。已。趙。宋。承。運。餘。烈。未。衰。至。明。成。化。間。創。爲。制。義。之。文。其。文。熟。濫。固。不。必。言。而。陳。陳。相。因。輔。聖。翼。教。之。語。一。如。今。日。新。文。化。家。盛。言。改。造。解。放。德。謨。克。拉。西。者。語。云。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蓋。謂。立。言。不。誠。出。言。無。徵。者。徒。爲。無。益。也。新。文。家。之。立。言。不。誠。心。存。功。利。固。不。自。其。體。制。之。骯。骯。聲。韻。之。墮。墜。始。卽。以。體。制。聲。韻。論。白。話。文。白。話。詩。者。所。謂。少。年。好。事。徒。亂。人。意。而。又。有。武。斷。操。縱。之。嫌。者。也。杜。甫。詩。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韓。愈。爲。裴。度。作。書。曰。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礫。裂。章。句。隳。廢。聲。韻。也。合。二。公。之。言。觀。之。則。文。字。之。不。應。非。薄。前。人。自。我。作。古。專。求。形。式。之。新。明。矣。白。話。文。本。爲。舊。有。而。新。文。家。標。之。以。爲。新。白。話。詩。徒。爲。無。韻。之。文。而。新。文。家。強。之。以。爲。詩。譏。彈。昔。人。愚。弄。黔。首。出。辭。吐。氣。訑。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吾。所。謂。少。年。好。事。徒。亂。人。意。有。武。斷。操。縱。之。嫌。而。不。足。稱。爲。新。文。藝。者。也。總。之。德。道。文。藝。二。端。祇。有。真。善。美。適。之。歸。宿。而。非。區。區。新。舊。所。可。範。圍。又。非。如。巴。黎。市。上。婦。女。時。式。之。衣。帽。瞬。息。數。變。因。而。世。

界時髦之婦女。必爲之趨效不遑也。又非如太平洋會議席上某種議案。苟有任何一國之不贊成。卽絕對不能通過執行也。噫。道德文藝之驚新趨世。且爲人所操縱久矣。吾不能不哀世俗之爲惑沈沈於無已也。



# 新 文 化 叢 書

## 遺 產 之 廢 除 八 角 冊

是書為美國黎特原著，共分七編，根據人類權利、經濟原理，以及近代社會公道的理想，暢論遺產之不能不廢，原著條理細密，譯筆亦明淨謹嚴。

## 赫克爾一元哲學 二元二角 冊

是書又名世界疑謎 Die Weltfrage，係綜合近世自然科學之重要結果，以成一種哲學之新統系，其勢力之偉大，消流之廣遠，較達爾文之物種原始，且尤過之。茲經馬君武先生以明快之筆譯出，吾人欲得清晰之宇宙觀，親切之人生觀，均不可不讀。

## 女 性 論 四 角 冊

書係江安馮飛先生所著，凡關於婦女之重要問題，如「婚姻問題」、「戀愛問題」、「教育問題」、「經濟獨立問題」等等，均有精詳之論斷，在中國系統的研究婦女問題之書，本當推此為鼻祖，故人人均有一看之必要。

## 唯 物 史 觀 解 說 四 角 冊

是書為荷蘭人 Herman Gorter 所著，立意在使用荷蘭勞働者了解唯物史觀之要旨，故辭義淺顯，解釋詳盡，為研究社會問題者之一傑作。

## 近 西 洋 哲 學 史 大 綱 三 角 半 冊

此書系統的說明近代西洋哲學思想之變遷，對於現代大哲倭鏗、柏格森、羅素、杜威諸家學說，有所比較，文筆亦力求雅馴，可作參攷書，可作高初兩級師範教本。

## 西 洋 古 代 中 世 哲 學 史 大 綱 五 角 半 冊

此書以民國十年南高暑期學校劉伯明教授之講演為主，參酌羣書而成，講者係提鍊羣籍之精華，融以心得，述者更經長期的研究，達以明暢簡練之文字，與「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參看，可略窺西洋哲學史之全境。

## 政 治 理 想 三 角 冊

書為羅素名著，共分五章：(一)政治理想，(二)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 社 會 問 題 概 觀 二 角 冊

是書為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出版以來，備受彼國人士歡迎，全書分十二章，約二十萬言，為敘述近代社會問題唯一清詳之佳構。

# 文情篇

穆鳳林

文學重情。所從來遠矣。漢志曰：「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言歌詠之發乎情也。彥和文心則以情辭並舉。謂「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情采子推家訓亦言「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文章他若柳冕則謂文生於情。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伯子則謂情爲詩文之本。文論其在英國。

則牛曼 John Henry Newman 以文爲思想之表現。感情卽爲思想之一。見所著 Idea of University卜羅克 Stopford

Brooke 以感情與思想並著。見氏著 English Literature而自狄昆西 DeQuincey 分知識之文與感化之文以還。識知

之文如科學歷史哲學凡以之傳達知識者皆是感化之文如詩歌戲曲散文凡以陶養性情激發志氣者皆是見所著 Letters to a Young Man, the Poetry of Pope 近今評論家取其旨更以情感爲文學最要之原素。

如美國 Winchester 所著之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蓋文學之要端在自體之不朽。此則惟訴諸人情爲能耳。章實齋其知言矣。

文以氣行。亦以情至。人之於文。往往理明事白。於爲文之初旨。亦若可無憾矣。而人之見之者。以爲其理其事。不過如是。雖不爲文可也。此非事理本無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事其理。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誤解辭達之旨者。以爲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卽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爲調笑者。同述一言。而聞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聞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訴悲苦者。同敘一事。而聞者漠然。或同敘一事。而聞者涕淚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文史通義補編雜說見靈鷲閣叢書文情所屬析言凡三。一者作者之情動於中者也。二者書中之情形於言者也。三者讀者之情生於感者。

也。然必作者爲情而造文。寓情於文。讀者始因文而生情。故今論文情不分所屬。惟分二端。一曰文情之本質。二曰文情之表示。

(一) 文情之本質

情之爲物。錯綜紛繁。莫可規範。將欲確定何者爲文情本質。其事至難。然苟先言何者非文情本質。因就其反面立論。則似較輕而易舉。近今文評家謂人生情感。其中僅兩種。當擯諸文情之外。一曰自利之情。如貪婪恐怖感恩報怨等是。情之以個人利益爲鵠者也。二曰苦痛之情。如厭惡妒忌暴戾悲憤等是。情之增人憐愴悼怛者也。前者宜避。卽謂文情必求普遍。後者宜避。卽謂文情必求有益人生。今卽以是二者論文情之本質。

一普遍 亞里士多德有言。詩史之分。在詩示普遍。史表特殊。此言詩之特質。實可推諸一切文學。而無例外。情爲文之要素。文情之須普遍。豈待言哉。歷觀前賢著述。凡足以爲江河萬古流者。無不以其寓有普遍之情感。詩經其例也。昔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至爲廢蓼莪之篇。晉書本傳 王士正七歲時讀詩。至燕燕子飛。則悽感流涕。儒林瑣記 詩之感人也久矣。卽在今日。吾人讀詩。其興感亦一如古人。短者如采芣。試靜氣涵泳。則恍聆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方玉潤詩經原始語 長者如七月。苟

環迴諷誦。則王氏所謂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草木昆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人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者。詩經精義集抄引無一不歷歷在目。此其間固。有歷史之關係存乎其中。蓋聯念以久而彌密。情卽以聯念而愈永。駕一葉之扁舟。容與中流。易多身世之感。輪機迅轉。則置身其間者。反漠然無動於中。前者有悠久之歷史。後者則近今之產品也。然要必詩中多寓普遍之情感。足以訴諸人人。故人之見之者。雖欲不爲其深入而不得也。中文如是。西文亦然。荷馬 Homer 去今已二千數百年。荷馬所生之時雖難確定然必在希臘之而其 Iliad 與 Odyssey 二史詩。則至今光景常新。善夫温采斯德 Winchester 之言曰。

荷馬時代之學術。雖已成陳跡。然荷馬則至今猶未老也。何哉。以其史詩訴諸人情。而此人情古今不變者也。一人之情感。遷流靡定。而人類情感之通性。則無甚劇變。喻如海波。各情感連續之波動。雖起滅於俄頃。而海中之波動。則亙古常存。無一息之間斷也。  
見氏著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抑文情之普遍。不僅時無古今已也。吾人之於英土。生異俗。長殊習。徒以識其國文。能誦習其國文學。於彼方人士公認可以興觀之名著。遂無睽隔。如讀 Dryden 之 Alexander's Feast。則想見音樂之魔力。與英雄之壯蹟。如讀 Charles Lamb 之 My Relations 及 Mackery End 及 In Hertford-

shire 及 Old China。則想見其天倫之篤。穆然生親親之情。英人之熟習吾國文學者。雖寥若晨星。然苟能讀而了解者。亦無不能通其情。劍橋大學 Herbert A. Giles 教授卽其人也。不甯維是。彼不識中文而徒讀零星譯品者。亦常能悉其忻愉悲歎。李杜之詩。彼土奉爲神品。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高明之士。感人情之同然。圖以文學之媒介。溝通種族間之情意。因而逐漸免除國際之爭殺。實現大同之世界。有以也。若夫文之無普遍情感者。率爾成篇。徒供覆瓿。固無論矣。卽一己感觸。甚深。吐屬修辭。語妙。天下亦必索然寡味。不能動人於微茫。若荀卿之蠶賦。彌衡之鸚鵡賦。侔色揣稱。曲成形相。整婦孺子。讀之不爲泣。介冑戎士。詠之不爲奮。方其作此文時。非自感則無以成也。然而文成而感亦替者。亦曰無普遍之情而已。其或趨投時好。故作新奇。歆動一時耳目。誘引流俗崇拜。如施多威夫人 Mrs. H. B. Stowe 之黑奴籲天錄 Uncle Tom's Cabin 者。雖能紙貴當世。不久卽默而無聞。亦未足謂爲普遍。蓋俗鑒之迷者。深廢淺售。文學之精微奧妙。非常人所得而黑白流俗之贊許。固不能爲文學之標準。而文情之普遍。抑更端在其永久性。非一時之風行所得而冒也。嗟嗟。忠孝堅貞。中土之大義炳日。榮譽愛智。西國之精神常新。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時無古今。地無中外。能讀其文。卽知其情。文之所以不可絕於天地間者。其以此歟。

一有益人生。美術上有二相反之論調。曰人生論。倡自柏拉圖。謂美待善而成。美之所以爲美者善也。

曰惟美論。倡自 Lessing。謂美術惟以美爲的。其極遂有 Art for art's sake 之言。惟美之說。近今評論家已多棄置不道。謂非美術之究竟。甚且斥爲淫蕩者。聊以解嘲。如 Winchester 之書即有是言蓋美術爲人生而始有。原求有益於人生。否則人世間又盍貴有此美術乎。文學爲美術之一。故今論文情以有益人生爲第二義。而分三端以述之。

(甲)人文。人文 humanization 義兼文化 culture 及修養 refinement 而言。意謂人生而質必經

文學之陶冶。始溫溫然博學君子人也。吾國教育素主人文。以潛修學術。砥礪德行。爲唯一之宗旨。

試以周書則大司徒之施十有二教。鄉三物。師氏之教三德。三行。保氏之教六藝。六儀。大司樂之教樂。德。樂。語。樂。舞。無一不含此義。

六經之可貴。卽以具此功用。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禮記彥和

曰。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

正。昭明有融。文心學貴變化氣質。固不獨宋儒始然也。西洋則古代希臘亦重人文。讀柏拉圖亞里

士多德之書者。類能知之。近世則以英爲最。而法次之。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者。英國第一評論

家也。氏於序次瓦資瓦斯 Wordsworth 詩時。常謂詩爲人生之評論。又引福祿特爾之言。謂「世界

各民族於詩中討論道德觀念。無有如英人之精深者。此亦英國詩人偉大之功績也。」見所著 Poetig Criticism of Life

英之文化中心。端推牛津大學。自中世末年已然。而此大學之宗旨。卽在養成君子 Gentleman 其

養成之定法。即在沈浸古文。咀含名著。韓士立 William Hazlitt 所謂「研究名著之目的。人格之陶淑。較理知之訓練爲多。蓋是種教育之特長。不盡在鞏固知力。而多在馴修美感。使人有廣溥之見解。爛於外物之旨趣。爲道德而愛道德。重名輕生。寧榮毋富。而致思於悠久。不囿於褊狹纖巧也。

見氏所著 The Conduct of a Schoolboy 法國文學爲歐洲諸國冠。卜龍鐵 Ferdinand Brunetiere 嘗爲文自述法文

之優點。其中最要之一義。卽法文最合人道人性是。氏謂法國人之文章。其所蘊含者。皆原始真摯之情感。深入無間。而極與人生相吻合。若居今而論社會問題。亦以法文爲最宜。近代之社會運動。法人皆着先鞭云。見所著 The French Mastery of Style 綜上觀之。人文之意義。可瞭然矣。

(乙)超卓 Sublimity 一字。昉於郎迦南 Longinus 氏著超卓論 On the Sublime 謂文章之要在有崇偉之精神。使人脫除凡俗。期諸上達。有不朽之念。而不局局於一時。其論超卓之來源。則有若思想之宏偉焉。有若詞句之精美焉。有若結構之嚴整焉。有若行文之流暢焉。有若吸取古人之菁英焉。而尤在奕奕有神之情感。蓋文學爲作者人格之表現。超卓者。實大人性靈之顯於外者也。伊古偉大之文人。秉其奕奕有神之情感。發爲文章。其偉大之人格。卽寄諸字裏行間。百世之下。猶令人聞之興起。如孟子之文。浩然之氣。充乎天地之間。他不必論。卽就其言大丈夫數語讀之。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明示人生之真價。遠超經濟勢力之上。實足發聾振聵。使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如杜甫之詩。憂國憫人。昔人所謂一飯不忘。真誠出於天性者。如奉先詠懷北征諸篇。肝腸如灼。涕淚橫流。忠愛之懷。溢於言表。讀之而不激發者。吾不信也。西洋文學。此類雖多。要以希臘爲盛。如柏拉圖語錄中之蘇格拉底自辨篇。見學術第三期景昌極譯誌蘇氏受審自辨之詞。敵愾如天。守正不屈。克利陀篇。見本明述學門誌克氏勸蘇氏乘間兔脫。蘇氏守法不從。死生俄頃。曾不動心。非陀篇 *Phaedrus* 言靈魂之永存。蘇氏殺身成仁。精神長留天壤。此其牖民覺世。舍生取義。感人處與孟子正同。又如希臘戲曲大家 *Sophocles* 所著安提哥尼 *Antigone* 一劇。所述安以一弱女子。不忍兄屍暴露荒野。一任鳥獸啄食。且死而未葬。則形神永繫。解脫無期。毅然棄惡叔之亂命。瘞之以禮。卒死幽穴。亦足流芳百世。而動人景仰者。溫采斯特曰。最佳之文章。必能引起健全之情感。以開拓吾人之天性。其是之謂乎。十九世紀以還。物質科學日益發達。文學上之物性主義。隨之而盛。N. S. 爲此派之巨子。所著之書。率以描寫人類之罪惡爲務。揭發黑幕。窮形盡相。人性之壞。幾禽獸之不如。讀其書者。咸生不快之感。而成悲觀。此其導人下流。與超卓直南轅北轍。評文者斥爲墮落人性之作。誨淫誘惡之書。深惡痛絕。宜也。迺者淺人無識。從而紹介。且極口稱道焉。噫。是誠難爲之解矣。

(丙)同情。文人積學以儲寶。研閱以窮照。事變之來。每先他人而受感。因其得於天者獨厚。故其形之楮墨。亦深入人之內心。Inner Life 真抉人性之秘藏。人之有其經驗。而不能發之言詞者。偶讀

其文。宛如爲一己寫照。不禁生無窮之感。嗚。此卽所謂同情實卽人情之相通耳。東坡謫惠州時。作蝶戀花詞曰。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

漸不聞聲慚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當時命侍兒朝雲唱之。朝雲唱至第三句。淚滿衣裳。東坡詰其故。答曰。我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東坡曰。我正悲秋。汝又傷春矣。是則文之至者。雖侍兒亦能生感。蓋情者。人之所公有。探而出之。則文人獨有之事也。昔人謂歡愉之言難好。愁苦之言易工。士之不得志於世者。常因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類。所在皆是。然其可貴者。卽於其中。寓健全之人生觀。述往事。思來者。後之君子。身處叔世。觀覽前言。悠然向往。見古人之善於自處精神。有所安頓。因得保其哲人態度。如洪楊之亂。海內鼎沸。日月不淹。衆芳憔悴。世俗佻巧。羣飛刺天。端木探以讀楚詞而與俗違。其尤著者。

束髮受書。卽嗜楚詞。幽香冷豔。淒神寒骨。榮雕屢更。結習未懺。兼身世逢罹。事願舛迕。十餘年來。所震蕩於心。嚙於口者。湘靈前言。若探而與。再經奔竄。百慮灰冷。秋窗夜檠。但守此冊。碧月照字。幽蠶和聲。潛淒淋浪。鬱阨萬態。一再書之。神游湘潭。玉光蘭馨。髣髴可接。中略。楚騷忠孝之書也。處濁世。入澆俗。巧智偷習。惛埋心耳。寄心茲編。庶有益其芬芳。纏綿悱惻之性。而

稍與俗遠楚國後設時咸豐十一年

西洋至十九世紀。各種思想。繁然並興。人心如失舵之舟。皇皇然不可終日。其時積仁絜行之君子。若英之安諾德。若法之聖鉢夫 *Sainte Beuve* 類皆以讀希臘羅馬之文章爲解惑之方。安氏謂研究名著。足使吾人心志有寄託之所在。不爲時俗外物所搖惑。聖氏則謂每日晨起讀荷馬諸人名著。後面見安詳之色。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不覺爽然自失也。此又文情之大有造於人類者也。

### (一) 文情之表示

情之表示。乃人心自然之事。蓋心有所感。自以抒而出之。爲快。其所感愈深。則其表示之心亦愈切。鄉曲蚩氓。遇有失意之事。必逢人訴說。冀稍減其苦痛。文情之表示。殆亦猶是。特一則以言傳。一則以文宣耳。然此文情之表示。究以何者爲適耶。溫采斯特論品情之標準。析爲五種。一曰情必適當。二曰情必生動。三曰情必持久。四曰情必變化。五曰情必高尚。所言皆文情表示之事。然似微嫌繁碎。今擇其重要者而歸納之。分二端。曰深厚。曰節制。

一深厚。柏拉圖嘗言世有神狂 *divine madness* 四種。而詩人爲其一。見其語錄中 Phaedrus篇此所言狂。非謂其真狂也。意謂詩人感情深厚。遠過恒人。故有神狂之稱。有如是之情感。其發而爲文章也。始能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否則必難動人。蓋乏情之文。不能激發讀者。卽有情矣。讀者亦不能領略其全部。非

深厚又惡足以動之。是故文必有情。而情之表示。必求其深厚。然此非易事也。必也得於天者。厚感於人者。深方足語。是屈原離騷。子長報任少卿書。其可當此矣乎。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思挽楚國。思救民生。而蕭艾滿道。信疑忠謗。勞苦倦極。疾痛慘怛。處萬難相合之時。而有不忍舍之之誼。無輕生之心。而有不容不死之勢。可謂窮矣。能無怨乎。離騷之作。蓋自怨生。而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有如慈母之於赤子。出入顧復。史公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惟覺深覃綿邈。絕不患其重複。此則賈太傅投書弔騷。王孝伯痛飲讀騷之所由來也。子長賴先人緒業。位列千石。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李陵之事。拳拳之忠。卒遇禍災。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徒以史記草創未就。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故雖俾之蠶室。躬受極刑。而無愠色。意有所鬱結。恐安死而終不得舒其憤懣也。遂向將死之友。盡訴心曲。感慨嘯歌。激烈悲壯。較離騷尤過之。又何怪後之人誦之者。無不悲其志而垂涕想見其爲人耶。西洋文學。若此類者。亦不勝枚舉。姑就說部言之。沙克雷與迭更司。英國十九世紀小說作者之巨擘也。沙氏著鈕康氏家傳。其敘鈕康太尉之死。自謂曾痛哭數日。而讀其書者。亦逆知太尉之必死。因多寓書沙氏。請保太尉之命。迭更司之著孝女耐兒傳也。敘小能兒 Heleno Zoni 之事。頗感動。敘耐兒之死。尤令讀者酸鼻。至後卷。讀者恐耐兒之必死。亦多寓書迭氏。請保其命。又如李查生著 Clarissa Harowe 一書。未卒業。德國

詩人 Klopstock 之妻亦寓書請貸。Clarissa 之死。此雖稗史。非必實有。要以作者有深厚之情而造文。斯讀者因文而生如許之情也。温采斯特曰。文章之價值。多以感情之強弱爲衡。諸家之作。至今光燄萬丈長者。非無由也。古之欲以文名家者。作文之先。必厚蓄其情。如元微之謂「凡所對語。異於常者。則欲賦詩。」與白樂天書史梯文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謂方其作文。中心之情如白熱之鐵。蓋亦深有見於此夫。奈何世之作者。不明乎此。徒知爲文造情。鸞聲釣世。或如彥和所謂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文心或如子幾所謂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皆。而稱感致百靈。史通或如寶齋所謂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文史通義是誠眞宰弗存。翻其反矣。尙何言哉。

一節制。節制似與深厚衝突。實則相反而適相成。蓋情之表示。固貴深厚。要必此深厚之情。節之以禮。雍容爾雅。優柔適會。方爲足。尙離騷之情之深厚。上已言之。然其尤不可及者。卽以其深厚而兼節制。淮南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也。吾國國性。向重中和。堯舜禹湯。以是垂訓。論語堯曰。吾爾舜允執厥中。舜亦以是命禹。中庸謂舜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孟子亦言湯執中。影響及於文學。遂亦務求節制。離騷固無論矣。詩經則除淮南之言外。夫子之論關雎。不曰不樂。而曰樂而不淫。不曰不哀。而曰哀而不傷。實最得節制精義。二南

之詩。婉變柔媚。率守以正。雖以卷耳之婦。人念夫行役。說方玉猶言不永懷。不永傷。昔人已言之詳矣。即在變風。亦多發乎情。止乎禮義。如齊風鷄鳴。婦恐其夫晏起。因警其夫早朝。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發乎情也。下節接曰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是又止乎禮義矣。歐陽子言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

之者也。此鄭風君子偕老之時。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據此則孔子刪詩亦以節制與否為標準矣。

外此則左傳亦頗具此旨。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

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唯左傳為然。』呂氏童張載以春秋大義問東坡。東坡謂。『唯邱明識其用。終。

不肯盡談。微見兆端。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蘇轍雙溪集二子最為知言。試舉一例以明之。

鞏之戰。辟司徒妻對齊頃公語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可若何者。蓋欲問辟司徒而不敢也。夫良人出征。軍敗之餘。存亡未卜。為之婦者。其情之急。不言可喻。

而與公對話。先之以君父。猶不直言其夫。僅曰可若何而止。文情之節制。於此歎觀止矣。西洋則古代。

希臘。以中和節制為生活之基理。與中土殆有同然。諸大哲人。既皆以中和垂教。其吐納文藝。亦務在。

節宣。荷馬史詩中所啟示之道德觀念。既可以中和二字盡之。而Hiel中敘Hector之別妻出戰。及

Priam往見Achilles乞其子之屍。皆當人世之巨變。而仍保持中和。不為過度之宣洩。希臘悲劇之

三大作者。以Sophocles為最尊。安諾德尤頌之。其所長即在中和節制之一事。Winckelmann曰。『希

臘人之雕刻像。無論其處何情感之下。常顯示其精神之團聚。內心之寧靜。譬之大海。雖有風波。海底

未嘗搖動也。」希臘文學之美亦在此。自浪漫派興。專主任情。凡有所表示。必使之強烈過度。以驚駭人之耳目。舉古學派節制之美德一掃而空之。如盧梭之懺悔錄。自謂情感極烈。一旦情動於中。則暴亂而不能制。雖男女穢褻之事。盧梭亦盡情敘述而不慚。彥和所謂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驅齡。灑翰伐性。文心養氣者非耶。又如擺倫之詩。亦多憑其所感。竭情而道。開卷讀之。采色華縟。描摩盡致。誠若可喜。故其生前亦傾倒一時。然而中無餘蘊。一索而盡。桃李春花。未秋先稿。曾不幾時。一落千丈。較之古學派言之。有節出之有度。多絃外之音。無局促之患。雖片言隻句。亦堪永垂不朽者。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

此文綱目。與梅光迪先生講演姜志潤君筆記之文學與情感同。其內容之同者。則不及十二。

鳳林附記





迷

學

原书空白页

# 華化漸被史

柳詒徵

輪軌棗通。歐化東播。橫覽大宇。靡塞不闔。華夏蚩氓。震於外力。顧惟窳敝。輒用自慚。以輓近之陵夷。意先民之固陋。束書高閣。惟曰昔之人無聞知。憬彼四鄰。亦復忘我大德。植瑕抵隙。吹垢索瘢。必斥我爲榛狂。始形彼之開化。流聞遐裔。無非科舉宦寺。吸菸纏足之痼習。而華夏之文化。布濩八表。綿歷千禩者。闐焉蔑有。誦述之者矣。鑿空好奇之士。侈語遂古。又徒撫山經穆傳。荒邈無稽之談。仿佛音譯。臆定地望。詎其休烈而中外典籍。頭訖昭然。資我華風。定其國祇者。轉慙置之。綜此數涂。國聞斯晦。亞東先覺。微論不能。媿條頓鳩曼民族。浸且出大和颯阿姆之下矣。夫歐美文化。磅礴晚近者。一以其兵。一以其器。兵劫器利。流布斯宏。吾華夙病。黷武兼戒。奇淫聲教之敷。不恃他力。而海陸奔湊。競來師法。純任自然。遂爲各國宗主。此其異者一也。歐風之廣。財二百年。美又遜之。數十稔耳。比以兵禍。自見其弊。哲人碩士。且謂其文化。瀕破產矣。粵自姬嬴。以迄朱明。震爍東陸。殆數千祀。考年則悠。稽禍則尠。自食食人。成而不伐。此其異者。又一也。世多籍氏。數典而忘。要其成功。不可泯沒。敬揭所聞。以告學者。分國臚舉。顏曰華化漸被史。非敢揚古抑今。亦聊以間執疏狂之口耳。

## 第一章 日本

華化漸被。遍於亞洲。食德尤深。厥惟日本。且華之對日。博以文化。孕育其國。未嘗加以一矢。

龍朔三年劉仁軌大破日本兵於白江以

日本援百濟之故也

蒙古兩次用兵。皆無關於文化之傳播。而吾漢族之源。源不絕。灌輸以學術。知識。政法。技能者。他

無所藉也。論國際歷史。當以華之對日。爲最高尙。最清潔。施不責報。厥績爛焉。宜首舉以爲國際道德之式矣。日之種族。固有秦民。

後漢書倭傳。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途。止此洲。世

相承有數萬家。人民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高谷瀨夫日本史。孝靈帝七十二。年秦主使徐福率童男女千餘人入海島。以求仙藥。不獲。福恐誅來奔。獻其所齎三墳五典。

野崎左文日本名勝地誌。紀伊國東牟婁郡徐福之墓。舊城東之海岸熊野地之田圃中有老樟二樹。德川賴宣建坊題秦徐福之

墓。五字距墓三町有小壠七。徐福從者之墳也。鄰郊南牟婁郡木之本町之東有波多須浦。徐福船泊矢賀之磯。暫居之所也。後雖

移居新居。而波多須浦尙有秦氏。又矢賀之丸山有徐福之祠。徐福厭秦之苛政。欺始皇帝。謂可得不老不死之仙藥。率童男女五

百人採仙藥於蓬萊山。積穀類之種。耕作之器具。等於船舶。遁出而殖民於我國。其來也當孝靈天皇御宇之時。本朝通鑑七十二

年。秦福來。又神皇正統記。始皇好仙方。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因日本欲得五帝三王之遺書。始皇乃悉送之。徐福齎始皇之書

而至。按高谷瀨夫曰。徐福航海在始皇燒書之前五六年。故其所齎皆孔氏之全經也。然其文則科斗篆籀。當時之人不能了解。而後世遇兵燹紛亂。漫漶終失其傳。而震旦之人以爲孔氏全經。日本獨藏而不敢出。諸他邦歐陽詩日本刀之詩。可以知也。似信其有書而斷其不傳。要之秦人之至日本。則日人所公認也。

不必遠溯秦伯。以矜華胄。

梁書東夷傳倭者自云太伯之後。

彼史所紀秦漢吳人之東渡。多爲吾籍所未載。而氏族相承。遠有端緒。固非假託傳會。

喜田貞吉國史講義研究本邦文化之由來。頗有興味。我民族之入此土也。既齋固有之文化而來。又與他民族混合。以相互之文明相融化。多歷年所。逐漸發達。要之本邦文化之所以燦然放光。全自漢韓之文化輸入。其輸入者雖有韓人。亦多來自支那。蓋彼等由本國出而入韓。然後轉移於本邦也。此等支那人。有三種。卽秦人、漢人、吳人是也。秦人之入本邦。自稱其系出於胡亥之子孝武。以至功滿王融通王。其真否殊難保。融通王卽我邦所謂弓月君。始皇十二世之孫。應神帝之十四年。晉武帝太康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所領人夫百二十縣。阻於新羅而止於加羅。朝廷遣葛城襲津彥召之。襲津彥等又不容易歸來。十六年。敕平羣木菟伐新羅。始漸率弓月之人夫來歸。融通王有四子。曰眞德王、普洞王、雲師王、武良王。普洞王賜秦姓。稱秦公。爲後世秦氏之宗家。其領來之民。稱爲秦民。始居大和朝津間月夜上地時。有人夫二十七縣。仁德帝分配於諸郡。至雄略之世。秦民有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稱爲百八十種勝部。統領之者。曰秦造。欽明之朝。有戶七千五百三十三。斯時春大津父爲秦造。大津父者。大藏掾也。當時本邦人民。文化未開。不知理財算數。故用歸化人掌大藏等朝廷之財政。其時歸化人勢力之大。可見猶之維新後。西洋人之被重用也。秦民多居山城葛野郡太秦紀伊郡深草等。其山城之松尾社。又大和稻荷等。皆秦民奉祀之所。山城賀茂神社。松尾社。亦緣於此。其他住於河內和泉攝津等處者。子孫繁衍。後世之惟宗朝原時原河勝之諸族。皆此秦民之裔。今之鳥津原宗等諸氏者。惟宗之後也。

按此文則近世之鳥津久光及原敬等皆秦民之後裔也

又有已知部氏者。亦稱出於秦始皇。居於大和添上郡。有曰奈良已智者。欽明天皇時歸化。世世任用爲譯

官達稱譯語

又大和之漢人有漢直氏。自稱後漢靈帝子延王之裔。其來歸者曰阿智使主。都賀使主。阿智都賀父子。以應神天皇二十年。率黨類十七縣來歸。都賀使主之後。分爲敷氏。坂上文氏等。皆出其中。又神功征韓之時。所捕虜之漢人之後。有桑原史。自稱漢高祖之後。居於大和葛城。又大和有倭畫師。稱魏文帝後。雄略之朝來歸者。河內之漢人。出於漢高祖之裔。名鸞者。鸞之後人名王徇。入於百濟。其孫王仁。於應神之朝歸化。其子孫散在河內。世稱河內文首者。王仁之後也。又河內漢直後。所謂河內忌寸者。後漢獻帝之後。魯白獻王之裔也。又有高道連。河內手人。自稱漢高祖之裔。武丘史。河內造。自稱出於漢光武之七世孫慎近王。此外尚有八戶史。高安造。田邊史。交野忌寸等。皆不詳其歸化之年代。又河內之錦部郡。有錦織之漢人。雄略之朝。來自百濟。其子孫繁衍。及於近江。

又吳人者。非支那三國時代之吳。實指支那之南方。此地與朝鮮之交通。不及北方之頻繁。因之吳人之渡來本邦。比北方爲遲。應神之時。吳服西素來。雄略朝。又有吳服部。漢服部同來。其吳之歸化人中。牟佐村主。則自稱吳孫權之後。此族有蜂田藥師。茨田勝等。又倭藥師之祖。自稱吳主照淵之裔。即梁武帝之後也。

都計其人。則會計譯寄醫藥蠶桑染織繪畫。率出於我。而王仁之傳儒學。尤大有造於彼邦者也。

日本史應神帝十五年秋八月百濟王使阿直岐獻良馬二匹。阿直岐通覽經史。皇子稚郎子學之。帝問阿直岐曰。百濟學士有愈汝者乎。對曰。王仁博聞強記。非臣儔也。帝乃使荒田別徵王仁於百濟。十六年春二月。仁至。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時先梁尉興嗣二百年。百餘年。蓋興嗣所製。

也者。稚郎子以仁爲師。講修經典。是儒學之始也。

治日史者。以漢封倭奴國王爲倭屬我之證。

黃遵憲日本國志鄰交志。日本之遣使於我。蓋以崇神時爲始。其時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後倭奴國王遣使奉貢朝賀於漢。使人

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日本天明四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爲柱。中有金印一。蛇紐方

寸。文曰漢委奴國王。余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之學者皆曰那珂郡古爲怡土縣。日本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卽魏志所謂伊

都國是也。

並據魏志以表吾文教所被。

日本國志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魏明帝詔書報倭女王曰。制

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

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爲

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

龍錦五匹。絳地繡粟罽十張。綺絳五匹。紺青五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匹。金八

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遣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

好物也。

而日人多謬爲九州小國之事。

國史講義舊說以神功皇后嘗臣於魏殊非事實魏明帝景初二年卑彌呼遣使時正值崇神帝御宇而崩御前十九年也讀那珂通世之古代紀年考卽知其年代之相違因之得知其爲與耶馬台朝廷無關係之事

又論漢委奴國王印曰舊說此印文讀爲漢之伊都國王以伊都國當之三宅米吉則讀爲漢之倭之奴之國王以奴國當之委爲倭之省字卽此國者當今筑前郡當時亦如後世之博多海港有雄視北邊之狀 要之我朝自神武至崇神之間本土與韓之交通專屬於九州諸國之會長可知

然吾民文化之權威卽不藉漢魏帝王之力固已風靡海東矧哀其忠孝勉其孝順假印錫封媯出於道義之念初無利其土地人民之意則倭所當辨者在受吾忠孝之訓與否不在受吾封印與否也

日本近世史家皆謂中日通使始於隋

黃遵憲日本國志源光國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紀事本末皆謂通使實始於隋而於魏志漢書所敘朝貢封拜概置而弗道

姑如其說置南史梁書所紀倭王讚王珍王濟王興王武等朝貢事弗述而其時日本所得於三韓之文化亦間接得之於我也三韓之傳播吾國文化於日本者有經學

岩田泰巖世界大年契繼體天皇二年梁天監八年大學古註自百濟渡來

日本史繼體天皇七年天監十年夏六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後以漢安茂代之 欽明天皇十四年梁承聖二年六月賜馬船弓矢於

百濟教曰王必貢醫、易、曆、博士各一人。每年交代而龜卜、曆算、諸書及藥物亦當附送。十五年春正月，百濟使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僧道深、貢易博士道良、曆博士保孫、醫博士陵陀、採藥師潘景及樂工數人。

### 有史學。

國史講義百濟之阿直岐之後爲阿直史直支王之後爲林史武寧王之後爲和史高野史又許里公及和德爲道祖史和德史之祖

高麗人之後有島史島岐史

新羅人歸化者之後有金城史

按此皆當時諸國史官

### 有曆學醫學前見及天文地理諸學。

日本史推古天皇十年隋仁壽二年冬十月百濟僧觀勤獻天文地理遁甲方術諸書

### 而其輸入佛法亦與吾國人弘法於日者相先後。

國史講義繼體天皇十六年

梁普通三年

南梁人司馬達等來居大和國坂田原從事佛教之弘布時人稱爲韓土神

欽明天皇十三年

陳承聖元年

百濟聖王遣使者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天皇使大臣蘇我稻日禮拜之

敏達天皇六年

陳太建九年

十一月百濟王再獻經論若干卷並律師禪師比丘尼呪禁師造佛工造等工六人 大臣蘇我馬子親修行者於四方得高麗之惠便於播磨招以爲師使度司馬達等之女善信尼及其弟子禪藏尼惠信尼馬子崇敬三尼供其衣食營佛於其殿宅之東方安置彌勒石像大會設齋是時司馬達等得佛舍利獻於馬子

日本史敏達天皇十三年

陳至德二年

秋九月百濟鹿深獻彌勒石像於蘇我馬子馬子作殿宇於石川安置之司馬達又獻舍利馬子試

以鐵鎚鎚破之舍利完而不缺馬子以爲佛德所致也起塔於大野藏之

日隋之通使蓋以間接求佛法於三韓不如直接求佛法於我國

日本史崇峻天皇元年陳積明二年夏五月百濟以僧惠實等九人爲使獻舍利及伽藍繼盤瓦畫諸工馬子使善信從惠實至百濟以學

佛法

隋書倭國傳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雖佛法非華化然當時日之傾嚮於我固以我國爲佛法之大宗矣

隋書載大業三年倭遣沙門數十人來而日本史籍初未之言惟述小野妹子再來報聘率學生八人爲其國學者留學於我國之嚆矢

國史講義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爲通事翌年四月妹子歸朝使人裴世清等十二人從來乃造新

館於難波以銜船三十艘迎之置掌客使掌應接發騎七十五匹迎於於海石榴市衢世清持書述使旨九日世清等歸國復遣妹

子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使報聘是時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

漢人日文一作南淵漢人清安志賀漢人惠隱漢人廣齊等八人從之是爲留學生之嚆矢

自是學生及學問僧相踵而來

國史講義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爲遣唐大使率二百四十一人乘二船入唐斯時學問僧之從行者有

道嚴、道通、道光、惠施、覺勝、辨正、惠照、僧忍、知聰、道昭、定惠、安達、道觀、道福、義向、學生、有巨勢臣、藥、冰連、老人等。此等多爲本邦人之子孫。與推古天皇時代之學生、學僧、大異其趣。是亦可以知本邦人浸漸於學問之程度。齊明天皇四年唐顯慶四年沙門智達、智通、奉敕入唐、受無性、衆生之義於玄奘法師。

舊唐書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賀書以歸。貞元末、其王曰桓

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逸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逸勢等俱還、詔可。

日本國志元正帝靈龜二年遣使於唐、吉備眞備、選爲留學生。唐書敘此事謂開元初、粟田復朝云云、考眞備二字、日本音同眞人、故誤以爲武后時來朝之粟田眞人、今從日本更正。桓武帝二十三年、葛野

麻呂等充使、員學僧空海從行。平城帝大同元年、判官高階真人遠成、以學生橘逸勢、學僧空海等還。

而其有得於唐室之文化者、首爲法制。

國史講義推古天皇三十七年唐武德六年七月、大唐問者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等歸朝、共奏曰、留唐國之學者、皆已成業、可召之

歸。大唐國爲法式、備定之珍國、宜常通使。

高向玄理、南淵清安、及僧旻等、皆留學於唐、歸國傳播、而成大化維新之勳。

國史講義此朝留學生學問僧續續歸朝、以淹留之久、目擊唐國之文化、燦然胸中、蘊蓄幾多之學殖、及歸視我習俗之醜陋、不自覺而發改良革新之念、大化改新、決非一朝一夕之舉、必有所自來而參與此改新之人、如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等、皆學於南淵清安、及僧旻、有得於斬新之智識、然則大化之改新者、不可不謂播種於推古天皇之朝、至孝德天皇之朝而結實也。

又孝德天皇即位以沙門旻法師高向玄理爲國博士使參與政事

又孝德即位之年乙卯始立年號曰大化所謂大化新政之方針在因唐制而建設強大之中央政府蓋支那之法制卽古聖賢人之治道可信其卓絕於萬國我邦古來雖有一定之制法然僅依自然之法則而未有理論自支那學術輸入始辯論其得失而因之以研究我邦之制法其新政之大主眼卽爲祖述聖賢之治道

僧旻留學凡二十六年清安玄理等留學凡三十四年

日本國志舒明帝四年唐貞觀六年學僧靈雲僧日文等還自推古十五年至是凡二十六年十二年貞觀十四年學生惠隱清安高向玄理從新羅使還自唐推

古十五年至是凡三十四年

浸淫漸漬於華化迥非今之學生學於歐美三二年或五七年稍得其皮毛者之比故其所定法制皆源於華而適於日第取日之大化新法制及大寶律令養老律令與唐六典唐律較之卽知其法律一切皆由唐來而變化以適國情非徒直襲外來之法惟人是從也

(未完)

# 西洋文學精要書目(續)

吳宓

## 第一部 第二類 補遺

(六一) Barrett Wendell "Tradition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from Homer to Dante." 1921. Scribners.

## 第二部 希臘文學(續)

### 第四類 史詩(Epic Poetry)

(六一) "The Iliad of Hom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by A. Lang, W. Leaf & E. Myers. 1883  
Macmillan.

(六二) "The Odyssey of Hom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by S. H. Butcher & A. Lang. 1879  
Macmillan.

按荷馬全集、英文譯本甚多、其譯為詩者、如George Chapman, Alexander Pope, William Cowper, 及W. C. Bryant 所譯、皆出文學巨子之手、惟傳譯異國文學、詩不如文、蓋文易達意、可期其信確、若譯為詩、縱能精工、亦由譯者之詩才、而非原本之真相矣、上所言論、則本中、Chapman 生最早、故其譯本在英國文學史上甚為重要、若以譯者之資格論、則Pope 古今一大詩人、然其所譯、最不可信、蓋中間改動極多、譏之者謂其求合十八世紀之風尚、盡失荷馬古代之精神、外此Lord Derby 所譯Iliad 及Philip Stanhope Worsley 所譯Odyssey (1861) 皆譯為詩者、比之上言諸家、尚有一日之長、似為詩中之最善者、至茲所列之(六一)(六二)(六三)皆譯為文者也、樸直明顯、雖不盡雅、而信達則足、誠為欲

知荷馬詩中內容者所宜取讀，又美人 G. H. Palmer 亦會  
譯 *Odyssey* 爲英文 (1891) 其餘譯本尙多，不能備述。

(六四) R. C. Jebb "Introduction to Homer" 1890. Ginn & Co.

(六五) Henry Browne "Handbook of Homeric Study" 1905.

(六六) Andrew Lang "Homer and the Epic" 1883.

(六七) Gilbert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2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1911.

Oxford.

(六八) Thomas D. Seymour "Life in the Homeric Age" 1907. Macmillan.

第五類 訓誥 (Didactic Poetry)

(六九) A. W. Mair "Hesio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in the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1908.

Oxford.

第六類 情詩 (Lyric Poetry)

(七〇) Francis Brooks "The Greek Lyric Poets", English prose translation with parallel Greek  
texts. 1896.

(七一) H. T. Wharton "Sappho: a Memoir and a Translation", prose with parallel Greek texts. 1887.

London.

(711) T. Stanley "Anacre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1893.

(711) E. Myers "Pinda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1883.

第七類 莊劇通譯 (Tragedy)

(714) Lewis Campbell "A Guide to Greek Tragedy for English Readers" 1891. Percival & Co., London.

(715) A. E. Haigh "The Tragic Drama of the Greeks" 1896. Oxford.

(716) A. E. Haigh "The Attic Theatre" 1898; 1907. Oxford.

(717) R. G. Moulton "The Rise of Ancient Classical Drama" Oxford.

(718) J. H. Huddilston "The Attitude of Greek Tragedians towards Art" 1918. Macmillan.

(719) Lewis Campbell "Aeschyl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in the World's Classics Series, Oxford.

(800) E. H. Plumptre "Aeschylus: Tragedies and Fragment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Two volumes in one. 1901 D. C. Heath, Boston and New York. (Tragedies also found in Everyman's Library, J. M. Dent and E. P. Dutton). 以上二種得其一即可不必重複購置。

(八一) R.C. Jebb "The Tragedies of Sophocles", excellent English prose translation. 1904. Cambridge.

(八二) Lewis Campbell "Sophocl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1883, in the World's Classics Series, Oxford.

(八三) Sir George Young "The Dramas of Sophocl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Everyman's Library. (以上三種、得其一即可、二種之中、(八一)較佳、(八二)雖佳、然不易得、)

(八四) Lewis Campbell "Sophocles" in the Classical Writers Series. 1890.

(八五) A.S. Way "The Plays of Euripid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3 vols. 1894-1898. (Reprinted with Greek texts i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八六) "The Plays of Euripid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by Shelley, Wodhull, Potter, Milman. 2 vols. Everyman's Library.

(八七) Gilbert Murray "Euripid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1912. (以上三種、得其一即可、不必重複購置、)

(八八) P. Decharme "Euripides and the Spirit of his Dramas", 1893, translated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 1936.

(八九) Gilbert Murray "Euripides and his Age" 1913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第八類 諧劇通譯 (Comedy)

(九〇) F. M. Cornford "The Origin of Attic Comedy" 1914.

(九一) B. B. Rogers "The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 Greek texts, with excellent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notes, criticism. 6 vols. 1852-1902. 以下四種不必重復購置，其中(九一)為最完善，然價昂，故

宜購(九二)，否則購(九三)與(九四)亦可，但必二種合購。

(九二) J. Hooknam Frere "Aristophan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with introduction by W.

W. Merry, in the world's Classics Series, Oxford.

(九三) J. Hooknam Frere "The Acharnians and three other Plays of Aristophan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Everyman's Library.

(九四) "The Frogs and three other Plays of Aristophan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by Frere, Hickie, Mitchell and Cumberland. Everyman's Library.

(九五) Maurice Croiset "Aristophan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at Athens" translated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 by James Jobb, 1909. Macmillan.

第九類 歷史

- (九六) J. B. Bu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Harvard Lecture) 1909. Macmillan.
- (九七) George Rawlinson "Herodot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Everyman's Library.
- 此外英文譯本、尚有數種、
- (九八) B. Jowett "Thucydid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188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九九) Richard Crawley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In Temple Classics and Everyman's Library. 較以上二種、僅購其一、即足、(九八)較完善、然(九九)較易得而廉也、
- (100) H. G. Dakyns "The works of Xenoph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4 vols. 1897. (Also reprinted in Bohn's Library, 3 vols.) 此為足本、然不易得、以(一〇一)及(一〇二)代之亦可、
- (101) H. G. Dakyns "Xenophon: Cyclopaedia and Memorabili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Everyman's Library.
- (101) H. G. Dakyns "Xenophon: Hellenica Cyclopaedia, Anabasis, Symposiu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parallel Greek texts, i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 (1011) M. H. Morgan "Xenophon: The Art of Horsemanship"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93.

Boston. 此種無關緊要，不購亦可。

第十類 哲學上 柏拉圖

- (104) B. Jowett "The Dialogues of Plato", classic English translation. 5 vols. 1871; 1892. Oxford; Macmillan. (Also published by C. Scribner Co., New York.) 此為萬不可不購之書。
- (105) J. L. Davies & D. J. Vaughan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ion with analysis and notes 2nd Edition, 1858. 此種可不必購。既有(104)則。
- (106) George Grote "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 3rd Edition, 3 vols. 1875. John Murray, London. 證論柏拉圖之書，多不勝舉，此下所列數種而已。
- (107) B. Bosanquet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1875.
- (108) W. Jutoslawski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Plato's Logic" 1897
- (109) J. A. Stewart "The Myths of Plato" 1905.
- (110) J. A. Stewart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1909.
- (111) Paul E. More "Platonism" 19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111) Paul E. More "The Religion of Plato" (Vol. 1 of The Greek Tradition) 192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11) D.G. Ritchie "Plato", in The World's Epoch-Makers Series. 1902.

(1114) A.E. Taylor "Plato", in The People's Books Series. 1911.

第十一類 哲學中 亞里士多德

(1115) "The Work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various men and edited by J.A.

Smith and W.D. Ross. 9 vols. 1910-1915 全集譯本未竟 Oxford 亦可單購此中者，餘則宜分購下列

四種，此外在文學上不甚重要，不購可矣。

(1116) S.H. Butcher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Greek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s", with analysis, notes and critical essays. 1895. Macmillan.

(1117) R.C. Jebb "The Rhetoric of Aristotle" 1909.

(1118) B. Jowett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alysis, etc. by H.W.C. Davis. 1905. In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以上二種 Welldon 亦有譯本，並佳。

(1119) J. E. C. Welldon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92. Macmillan.

以上四種，皆極重要，尤以(一八) (一九)為萬不可不購之書。

(11110) Poste "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91. London.

(11111) Ogle "Aristotle On the Parts of Anima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82. London. 以上

不甚  
重要

(11111) George Grote "Aristotle", unfinished. 2 vols. 2nd Edition, 1880. John Murray. 以上

德之書多不勝舉，此  
下所列數種而已。

(11111) Sir Alexander Grant "Aristotle" 1877.

(11114) Sir Alexander Grant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Greek text, edited with introductory essays and notes. 4th Edition, 1885.

(11115) Edwin Wallace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3rd Edition, 1888.

(11116) T. Davidson "Aristotle" 1896. Scribners.

(11117) A. E. Taylor "Aristotle" in the People's Books Series.

(11118) E. Caird "Evolution of Theology in Greek Philosophers"

第十二類 哲學下 其他

(11119) B. C. Jebb "The Characters of Theophrastus", Greek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1870

New Edition by J. E. Sandys, 1909 London.

(1110) J. Healey "Characters of Theophrast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emple Classics. 共十種，只購一種，以免重複。(一二九)較完善，然(一三〇)易得而價廉。

(1111) Sir A. F. Hort "Theophrastus On Plant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此種極不重，要，可以購。

(11111) William Wallace "Epicurianism" 1880. London.

(111111) W. L. Davidson "The Stoic Creed" 1907.

(11114) Edwyn Bevan "Stoics and Sceptics" 1913.

(11115) N. Maccoll "The Greek Sceptics" 1869. London and Cambridge.

### 第十三類 辭令 (Oratory)

(11116) R. C. Jebb "The Attic Orators" from Antiphon to Isaeus" 2 vols. 1893. Macmillan.

(11117) C. R. Kennedy "The Orations of Demosthenes"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5 vols. Bohn's Library. George Bell & Sons. (此為足本，如不能得，可以一三八)或(一三九)代之。

(11118) A. W. Pickard-Cambridge "Demosthenes' Public Oration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1914.

(140) Lord Brougham "Select Orations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Everyman's Library. 已以上三種購其一，免重複。

(141) S. H. Butcher "Demosthenes" in the Classical writers Series. 1882. Appleton, New York.

(142) Biddle "Aeschines' Against Ctesipho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81. Philadelphia. 此種不甚重要，不購亦可。

#### 第十四類 亞歷山大時代之文學 (Alexandrian Literature)

(143) W. R. Paton "The Greek Anthology", Greek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5 vol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并參閱五十九)

(144) Andrew Lang "Theocritus, Bion and Mosch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1880.

(145) C. S. Calverley "The Idylls of Theocrit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1869. Cambridge 以上二種，只購一種，以免重複，其中以(一四四)為較佳。

(146) E. S. Shuckburgh "The History of Polybi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2 vols. 1889

London and New York.

第十五類 亞歷山大時代以後之文學 (Post-Alexandrian Literature)

(1477) W. Rhys Roberts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Greek text,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alysis and notes, 18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88) A. O. Prickard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以上二種只購一種，以免重複。(1477) 爲極完善之本，如不能得，可以(1488)代之。

(1499) Matheson "Epictet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in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1500) A. H. Clough "Plutarch's Lives of Illustrious Men" (Dryden's translation revised) 1859. Little Brown Co., Boston. (Also in Everyman's Library)

(1511) W. W. Goodwin Plutarch's Morali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70. Little Brown Co. Boston.

(1511) George Long "The Thoughts of Marcus Aureli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863. Little Brown Co., Boston.

(1411) John Jackson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Bigg.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以上二種只購一種，以較佳，以

(1412) Paul B. Watson,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Life and critical essay) 1884. New York.

(1413) J. G. Frazer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commentaries. 6 vols. 1898. London. 此書不可購

(1414) H. W. & F. G. Fowler "The works of Lucian", complete except some spurious and undesirable passag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Oxford Translation Library. 4 vols.

(第二部希臘文學完)

人人當讀家家必備  
預約 要部四 售

國學必要之書

大概完備將來擬刊第二集則次要之書亦可完全矣備此一種可免多方選置之勞

只售八十元

全書四十八種共計四百冊原刊本價購在二千元以上且除數種精刻外均不如此版之精現在預約價一次繳只收八十元分四次九十元廉價無比

聚珍做宋版精印

本局得杭州丁氏聚珍做宋版精製銅模字體秀美實為空前珍品復用上品墨精印精美絕倫置之精印善本中亦在一流之列

何故必備此書

國學浩如煙海選擇綦難版本不一保存匪易本書均選人人當讀之書國學有根柢者以備檢閱有志研究者隨意取讀均極便利而家藏此書子弟可於無形之間得親古籍足為家庭教育之助

預約辦法

▲本書第一集計四百冊約三萬餘頁定價一百六十元預約一次繳清者八十元四次繳者九十元先繳三十元給預約券取第一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二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三次書時再繳廿元第四次出書憑券取書  
▲本書分四次出版民國十一年六月底為第一期 十一年十二月底為第二期 十二年六月底為第三期 十二年十二月底為第四期  
▲預約以一千部為限限滿截止  
▲郵費國內各行省六元蒙古新疆及日本朝鮮等均十二元各國及香港等均廿四元須一次繳足  
樣本函索即寄

文苑

原书空白页

## 文錄

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續）

（七）

導揚民國精神建議案。意是忠告政府方針。而苦無可期實效之辦法。中央財政尙是補苴。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聞賢弟贊頌之言。甚內媿也。歐洲戰局。德華路透。各主一偏之說。我輩中立於兩家。無所容心於左袒。而一切要當以實事爲衡。如戰端之開。德固不能辭其責。其次則俄。其次乃奧。蓋德蓄意最久。軍備獨爲完全。其借比攻法。乃十年前早定之計畫。德皇以謂既不能不戰。則此時爲最好時機。而又力爭先著。故不自知而犯公法。所不遑。至於俄。則自東敗於日本之後。日以復權自期。又以斯拉夫之保護長自任。然依其前畫。必至二年後而后完全。此時開戰。非其利也。奧固欲膨脹於巴爾幹半島。然非德陰主。則其所投塞爾維亞之最後書條件。決無如是之強硬。而立極短時期。截斷轉圜之餘地也。至如英法之不欲戰。五洲行路。莫不知之。何則。英以保持現狀爲主義。雖勝亦不能甚有所得。至於法。則以民主國軍備弱點。自知不敵。此役非英則破碎久矣。故是二國均不能以啟釁責之。至於勝負事實。亦有可言。德國極強。然孟賁烏獲力有所底。飄發雷奮。所齏粉者比國耳。浸淫而及於法之北疆。顧咫尺巴

黎經百日而不能破。東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奧鄰。可以知其弩末矣。不得已而搜病夫之突厥。叛卒於南非。欲以宗教關係搖動英之印度。埃及。然而未甚利也。而南非則已消滅矣。從此精銳日消。財政日窘。危不在德。而誰危乎。縱使再接再厲。據地破城。最後之局。殆亦可觀。況乎其未能也。李君之說。誰曰不然。惟是兵戰之道。必計成功。不重。蠶銳。項羽之卒。固優於漢。高強齊之師。豈亞於魯國。而曹沫韓信。皆有所以待之。故曰。危不在德。而誰危也。

(八)

日本於羣雄戰事未解之日。要求條件窮極苛酷。果如所請。吾國之亡。蓋無日矣。大總統於一無可恃之時。尙能善用外交以持其敝。可謂能者。日來效果雖秘不可知。然頗聞不至決裂矣。歐戰告終之後。不但列國之局將大變更。乃至哲學。政法。理財。國際。宗教。教育。皆將大受影響。學者於道。苟非深窺其源。則所學皆腹背羽矣。中國前途。誠未可知。顧其大患。在士習。凡猥而上。無循名責實之政。齊之強。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趙奢。李悝。吳起。降而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張太岳。凡爲強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國乃以情勝。馴是不改。豈有豸乎。

(九)

倭乘羣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畫。吾國誠破碎。顧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

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以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已還。一戰克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衆力。又國誠貧。見我席腴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爲最險也。雪非吐氣。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非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爲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貲。以爲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慾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訾政府爲窮凶極惡。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爲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除却綜名覈實。豈有他途可行。賢者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尙矣。他若趙奢。吳起。王猛。諸葛漢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隨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今大總統雄姿蓋世。國人殆無其儔。顧吾所心憾不足者。特其人忒多情。而不能以理法自勝耳。悲夫。

(十)

至報紙謂日本要求條件。政府逐漸承認。此亦難於過信。至謂英法俄三國使臣。轉勸吾政府承認要求者。則實無其事。此間洋文京津時報。半係英人機關。於中日交涉。大聲疾呼。力勸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

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中間有云。英日之盟。以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大開門戶爲要素。今日本若乘羣雄搏抗之秋。攫奪分外權利。英俄諸國除文書抗議外。固亦無可如何。但歐戰告終。此帳終期一算。日將何以處之。又中國地大民衆。日本此舉。大逆民情。後欲守其所攫之利益。問須用兵幾何。用財幾許。而財又非日本之所裕也。然則日本行此政策。直無異飛蛾撲燈。自趣滅亡而已等語。此雖報章議論。聞日人實深惡之。至謂英人之在東方者。爲不恤聯盟國交。忘其前此助英之勞。聞餘國亦以日爲不直。且知日此舉。將利用支那國力以爲種族之爭。由此觀之。歐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決其必無此事也。第既若此而政府始終慎守秘密。則不知何作用耳。總之。日本外間謠誣甚多。或謂日勸袁專制。卽眞爲帝。或又謂日將逐袁恢復帝制。朝夕百變。不可捉摸。大抵皆難深信而已。惟德國實有日困之形。觀其從。與累敗之突厥。冀幸回民之叛。以困俄英法。知其計無復之甚矣。猶太之復。亦非意外之事。大抵此戰利鈍。於前去之三四月。總可看出八成也。報載復與馬伍諸公繙譯進呈之事。却非虛語。日來正辦歐戰緣起。以示此老也。中日交涉諒當漸鬆。不至決裂。日本野心。經各國忠告之後。將亦稍戢。嗟乎。國民一死。何難。難在所以死耳。

## (十一)

連日消息頗惡。或聞日本於我已遞最後通牒。惟見京津英文時報則云。該通牒實已到京。然猶未遞。因

現英外部格雷。挾同華盛頓政府。正在極力調停此事。沮止此事。或至決裂云云。此信若確。自是吾人之福。看來此信當有七八成可靠也。至賢弟恐英人既無實力。則空言恐亦無補。其說亦是。但有之。亦勝於無。況英日本是聯盟。感情尚在。近日歐戰。其結局早晚。雖難預言。而聯軍日趨優勝。人情勢利。或當畏之。又倭財政困難。時仰英美之借貸。必結惡感。恐亦未宜。凡此皆轉圜之機也。至賢弟謂遠東衝突。歐洲因之停戰。此乃必無之事。可謂高明於世界眼光。尙然未瞭。此次歐洲戰事。中含頭等國存亡生死問題。中日之事。自彼視之。輕重相差甚遠。何至爲此。而遂停戰乎。中國人不識時勢。如報館主筆往往有此囈語。吾弟從而利之。真可嘆也。頗聞要求條件。乃日本海陸軍人黨所爲。政府亦知其爲危險。顧欲保勢力權位。遂爲所牽。其說盡信。去年德之促戰。強半亦軍人黨所促成也。大抵尙武之國。每患此弊。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爲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殺尤爲暢。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爲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敵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可斷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懷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爲導師。欲提挈中國。用中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橫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或云日本將反。而以抗英。英恐亦必

無之假使今番之事。彼翻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奈彼何。而美人藉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

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遂得之歟。日必不然。彼之所爲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爲白人增長勢力而已。

至於吾國今日政策拾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妄交一舉浪發一彈攻皆盡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雖然使使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辦理矣

亡較此爲多且與以口實則難忍或亦可忍彼之所爲既極無理則吾極力使負不武無道之名於五洲而後日方長尙有無疆地步耳故此乃最後之著其法歐洲勃牙判書一用之私心昭著或不至是耳

縷也。辜鴻銘議論稍爲驚俗。然亦不無理想。不可抹煞。渠生平極恨西學。以爲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鄙意深以爲然。至其訾天演學說。則坐不能平情。以聽達爾文諸家學說。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戰爲利器之說。其義剛與原書相反。西人沙立佩等已詳辨之。以此訾達爾文赫胥黎諸公。諸公所不愛也。

(十二)

總之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闇。人才之乏。爲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禍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第五項一時似不至再行提議。但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間隙耳。大總統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歎也。財匱民窮。欲政府爲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戚戚以斷炊破產爲

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爲、最、急、之、事。尙、何、能、爲、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所、謂、不、特、彈、無、聽、亦、無、矣。

(十三)

憲法起草亦應故事耳。仰觀天時。俯察人事。未必有倂大制作也。吾弟前途之賀。姑徐徐之。復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爲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誌也。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羅尚爲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綫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辭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卽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爲易與。至今始舉國憂竦。念以全力注之。尙不知最後之效果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爲會同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爲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婦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爲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

獨吾輩遠東之民不窺其實。即彼與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去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強弱。無定形。得能者爲之。教訓生聚。組織綢繆。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爲巨霸。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崙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七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摩厲以須。以有近今之結果。其國家學說。大抵以有強權。無公理。一言蔽之而已。雖然大橫計自師興以來。其恃強而犯國際人道之大不韙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壞比中立而外。其於軍事實。無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實不審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盡。試爲摸略計之。則一年中。其死傷或云達三百萬。即令少此二百餘萬。當亦有之。今東陲對俄之兵報。稱三百五十萬衆。如此則六百萬矣。而西面比法之間。至少亦不下二百萬。是德之勝兵八百萬也。憶去歲八月。德人自言兵有此數。羣詫以爲夸誕之言。乃今此衆已全出矣。今日東面雖屢勝俄。而其死亡極衆。就令已破瓦。騷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會。化爲瓦礫之場。無益勝算。而俄之戰線未斷。捲土重來。已時日事。英法凝然不動。而舉國組織。趕製軍火。以瓦騷委之意。可知矣。總之歐洲是役。爲歷史中最烈之戰。據今測之。縱橫二系。非一仆不止。此時疆場之中。雖有彼此勝負。皆難指爲終局。且決無單獨講和之事。刻英人之意。已備更戰二年。全國工廠有機器處。皆供造藥製械。又有新令組織兵工大廠二十六

所蓋英法俄意亦深知覆德之難。然皆必以覆之爲目的。由此言之。何時終局。與終局時何等景象。雖目光極遠之人。亦不敢妄下斷語也。假令兩系之中。必有一仆以高明策之。究竟何系爲耐久乎。知此則不必隨俗於報紙爲議論矣。

## 詩錄一

戊申別家詩有躬耕先世事歸隱十年期之句。今果符此語。愴懷今昔。遂成小詩。卽

### 以十字爲韻

華焯

早歲誤簪紱。孳然如處窮。卽無陽九厄。焉不慮其終。高林葉將隕。一夕來烈風。糞本遲華滋。聊復息微躬。祿養非令名。餅壘憫餘生。貴賤各有適。因時而枯榮。隣里數老嫗。與母有舊情。存者尙健飯。白髮看兒耕。猛虎在山藪。飢鴟啄中田。夢夢里中兒。攘臂自聖顛。禍至匪意外。靜者知幾先。自非諸葛公。未易云苟全。屈平苦沈湘。鮑焦太憤世。秉真栗里翁。通介兩無繫。春風長蕭艾。不獨暱蘭蕙。晤彼逍遙心。人間可遊戲。高堂坐凝思。枵觸平生事。當時不及情。將老傷吾意。蠹蝨宅戶牖。蠹魚亂文字。死者骨已朽。生者徒墮淚。展卷悅魂魄。間庭閉荆扉。鳥語一相警。足音蹙然稀。臧穀各有務。未知誰是非。斤在質則亡。嗟予誰與歸。昔出不榮仕。今歸匪高隱。非世而無才。懼爲相斯哂。生涯託吟嘯。日飯富蕨笋。有犁無黃牛。青山看人墾。

陽曦欲西頹。素月追已及。門前一池水。去意不可戡。別家復還家。淹忽將五十。未敢稱老翁。白髮日告急。小知心有睫。潛魚失其淵。於物定無傷。空損有涯年。高鴻飛九霄。冥之以自然。忘機與化游。漚鳥來吾前。冷風聲竹叢。明月影桂枝。閒居念石友。會合憂無時。山海有靈藥。食之起癯疲。人間事可畢。終赴探真期。

亂後由章門返彭澤

汪國垣

城頭晚烟低。城背朝日晦。江山亦蕭瑟。兵火閱餘曖。躊躇攬轡去。所得桑海槩。當時飲狂泉。羣醜搆梟悻。坐令山水窟。荒穢失藻繪。貓犬飢不還。闌闌紛變態。一朝事不藏。桴楫立機潰。至今稻壠間。稍稍見負來。雖免載溺禍。元氣已殫殫。江頭棹扁舟。去意視鳥背。回望章江城。頑雲自滂澍。

平生幾兩屐。媚此山澤遊。茲來值彘餘。不知天已秋。鳴榔向山口。匡廬已在眸。頽波自突兀。淺瀨亦啞啞。寒鷗匿不飛。漁舸平夷猶。平居邁往心。生滅等一漚。宿昔擅勝區。浦嶼多清幽。春風一面顧。水色如潑油。自從鸞蕭牆。禍流蛤與蚌。似聞寒潦清。疋呻散江頭。河伯對攢眉。喪亂無時休。兀兀江上雲。亭亭水邊樓。籬菊欲掇花。木犀香可揉。登高肆遙矚。一笑寬百憂。

大孤親我顏。失喜無百里。小孤落眼前。相望隔煙水。兩山相向愁。亦似雜悲喜。山川落東南。風物始秀美。霜林漸渥丹。蒼翠固未已。初訝一拳石。不與波填委。坐想凌波姿。搖波自弔詭。念我東西人。看山在篷底。何嘗載美酒。醉倒烟霞裏。山靈坐笑人。役役胡爲爾。

庚申三月二日程竄庵招同陳彬原胡蘧盦冒疾齋蒼崖和尚集秦淮舟中仇贅叟

復携歌者至談讌甚懽蒼崖作圖記之

梁公約

約也。菰蘆人不縈。纓組夢。傭書趨高牙。食力等抱甕。此中有程子。叢竹見鳴鳳。小別轉蕭索。白雲據篷弄。三月秦淮水。碧若頗黎凍。打漿招勝侶。須臾各殊衆。非復永和年。禊飲有餘恂。一舟出林隴。款關聽柔嘒。婉婉來玉人。言笑贅叟共。此樂久銷歇。烟柳多倥傯。火速寫成圖。老僧意良重。酒闌冒生去。淮市鞦韆。一痕蒼翠中。離心查難送。

先公九周忌日

王易

朝鏡驚稿顏。虛堂納微暄。恩違及此晨。吾父逝九春。遐哉日月除。滄海波騰翻。長風送魂夢。夜夜繞墓門。父去遠何許。兒大當自勤。兒今反憔悴。安忍使父聞。高堂念母慈。白髮撫諸孫。父憾未一見。母苦勞誰分。生兒勿復喜。如我空云云。誦書憂兒惰。飽食憂兒眠。兒乃困賁塗。父憂終未捐。丘山臨長江。何喻愛與恩。萬鍾何益親。三釜須及存。此身幸不辱。垂淚惟此言。

澗蘋偕游迎江寺長句

徐天閔

一晴遮莫轉春陽。爲愛山光接水光。酒外漸能等臧穀。吟邊眞覺換滄桑。自憐落落成孤往。子更栖栖入老蒼。相對浮生無處著。烹茶隨意贊公房。

春雨過競天閑談長句

徐天閔

春風轉盼著庭柯。人事終須勞者歌。吳質舊遊從所適。蘇端微雨許相過。昨非不信今皆是。世短徒傷意苦多。未抵芳醪落吾手。模糊醉眼看山河。

發夔州

毛乃庸

不須更詫矛頭險。翻喜催歸故國橈。岳色江聲如昔日。初寒欲夜正今宵。蓼蟲得食違憎苦。磨蟻能旋已足驕。擬學浣花重避地。濃西兵氣久蕭條。

宜昌

毛乃庸

六年重踏夷陵路。九死猶存襤褸身。高閣連雲疑夢境。寒江吹雨滯歸人。霜髭漸滿都非我。秋葉長飄不盼春。豺虎縱橫筋力倦。翻愁無地老風塵。

重晤梅斐漪京師數日而去不及言別也

王浩

清游未用長相憶。說別猶爲不可能。好水好山忘主客。和風和雨遠騫騰。重過已辨來時路。此聚眞成隔世僧。乞與宛陵元不惡。審從人海著層冰。

京邸賦呈歐陽仲濤丈

王浩

安能京洛立四壁。且要秋風守一瓢。危坐猶堪事遲頓。無言賸欲永今朝。來從積毀儻可取。冷矣人叢眞

自。聊。轉。走。江。潭。定。何。似。連。山。宰。木。氣。蕭。蕭。

印佛家京師久矣無因爲招用此致槩

王浩

不。與。枯。禪。無。印。證。且。持。世。味。入。鄉。情。我。無。地。力。但。人。力。苦。說。歸。耕。竟。代。耕。陋。巷。相。逢。眞。一。樂。嚴。秋。得。氣。獨。能。晴。浮。家。未。辦。千。頭。橘。影。落。彭。湖。鷗。鷺。鳴。

永嘉偶題

胡先驥

東。山。絲。竹。猶。餘。響。孤。嶼。風。煙。久。繫。思。沙。岸。曉。開。魚。蟹。市。漁。舟。晚。熾。鳥。烏。祠。鈎。騎。土。語。疑。閩。地。搜。討。遺。經。仰。大。師。千。樹。木。奴。可。終。老。春。秋。窮。攬。雁。山。奇。

青田舟次口占時洪水初退

胡先驥

伊。軋。聲。中。烟。水。昏。兩。三。雞。犬。不。成。村。樹。頭。漲。落。痕。猶。濕。芋。壠。沙。深。葉。半。存。駝。坐。方。耽。無。想。定。輕。舟。忽。作。過。灘。喧。溪。山。到。處。供。吟。眺。况。有。飛。泉。桂。石。門。

宿小九華山九華禪院

胡先驥

池。州。九。華。不。可。攀。攜。筇。且。看。衢。州。山。著。霜。林。果。挂。紅。紫。趁。伴。野。禽。時。往。還。到。門。松。頂。月。初。上。息。影。僧。寮。更。向。闌。平。明。禮。佛。受。五。戒。要。仗。悲。智。鑄。癡。頑。

詩錄二一

讀史二首

按此指  
虞夏事

李 佳

士有抱奇志。而難成大名。病在求效切。意氣太縱橫。賈生上書時。名動漢公卿。天子爲前席。遭際寧非榮。胡乃干時忌。蒙譏負聖明。梁相一朝去。湘沅千古清。絳灌誠小人。奈何授之萌。謀國固當爾。養氣亦未精。廢書三歎息。所憂在忠貞。

小人異君子。在乎心褊急。欲得固寵深。防人必甚切。安石有志士。救民如救溺。見道不能精。更張禍宋室。豈伊設心非。爲其文過密。一誤再三誤。決裂難收拾。鯁生讀其書。文章真無敵。膚毛盡洗刮。腠理仍爬剔。純然任道心。何嘗惜遺力。嗟嗟韓呂黨。傳會如鬼蜮。構嫌啓參商。長惡爲忌刻。遂使清流禍。一敗亡其國。萬人怒集矢。百世恣口實。但肯校功罪。誰能亮心迹。此謂失豪釐。相去幾丈尺。君子秉國鈞。要在自兢惕。虛意納人諫。平心觀己失。有才慎勿驕。勉旃集衆益。

讀史五首

按此五詩分指李鴻章張之  
洞翁同龢袁世凱張蔭桓

李 佳

軍國平章三十載。大功曾出一儒生。失機但爲聯秦約。垂老猶能請漢成。秋壑寄情惟鬪蟀。彥回早死便成名。長城風雨今無恙。何不南山事耦耕。

輕裘緩帶臨江上。聞說羊公解國憂。威虜頗傳今宰相。主盟空長衆諸侯。文章夔府三年富。竹木平津一館收。獨怪玉京風太惡。恰教漢水亦分流。

故吏門生半天下。君家四世有三公。十年玉佩趨青瑣。一夕嚴霜下紫宮。吳郡鶯花連歲惡。長安書畫滿城空。只今款段都門去。好看虞山入眼中。

燕南山色太崎嶇。寶帳貔貅畫戟深。晉室勤王在陶侃。漢家遺士說淮陰。書生謀國從來誤。上將籌機畢竟深。獨惜伯仁由我死。不堪易水照初心。

使者銜書出禁垣。滿城緹騎萬人喧。荷戈不惜纍臣苦。下室方知獄吏尊。此事未如三倍利。報君已負百年恩。故人南海今何在。賸爾冰天夢帝閭。

### 己庚之閒新樂府

己謂己亥庚謂庚子

李佳

### 括財使

九重之天高漫漫。妖星夜落斗牛間。怪鷗大叫鬼聚語。相公輜車入境土。口含天憲恣尊貴。疆吏承迎降心氣。借問相公何事來。別有調劑非鹽梅。司農仰屋莫愁歎。相公妙才思過半。多取於民不爲虐。官之所科誰敢畔。小民忠厚蒙天恩。不惜盡室獻至尊。流血成淵骨成嶽。相公觀之色不忤。再拜出境送相公。公之勳業無比隆。相公色喜回青驄。江南萬戶成哀鴻。

### 窮黨人

樞廷有敕窮黨人。謂若刈草除其根。籍中紛紛吾不記。漚濱太守天下聞。爲憐太守亦何愚。上書請辟非

良圖。行危言孫古所訓。胡爲觸怒于嚴誅。垂老逋臣走敵國。相公大索不可得。惟公刑人刑其身。大地萬  
人有心疾。我重太守肝膽誠。竊笑太守非錚錚。望門投止何局促。曷若束身就逮全其名。烏虜舊黨冥頑  
新黨亂。何嘗一人是國幹。天下誰爲司馬公。如斯植黨吾所從。

吾技神

亂民干紀何紛紛。齊魯之間多如雲。吞刀吐火望不見。賊乃自謂吾技神。黃天當立蒼天死。邪黨惑民有  
故智。僞託秦人敵懷忠。實思張角乘時起。小官皇駭飛羽書。大官鎮定神豫如。謂此勁卒信可用。以槌  
敵。今有餘。良金美帛內府出。不賞吾民賞亂賊。賊徒得寵勢益驕。輦轂縱橫制不得。烏虜宰相須用讀書  
人。此輩何堪典嬰津。霍光不學詎足惜。可憐齊州化作塵。

殺朝官

太平之世賊畏官。捕獲斬殺刑無寬。亂離之世官畏賊。露刃相仇避不得。巍巍侍郎呵殿來。賊徒反眼相  
嫌猜。并刀一揮脰斷絕。霎時灑血隨黃埃。卿寺小官更不計。屠之有若牛羊易。朝堂漸漸晨星稀。名在直  
班尸在地。借問賊膽何敢然。有主此者天潢賢。可憐相公手握禁兵尙千萬。亂不啻冰沃炭。爲貪祿位  
習模稜。稜坐視神京日糜爛。

春寒有感

周燮燿

孤燈獨坐寒侵膚。國有大恐時乖殊。狂飈颯萬籟響。雨雹雜沓千乘驅。開窗仰望盡冥晦。但聞杜鵑啼天衢。去年苦旱失膏腴。婦孺流亡泣路隅。兼之兵亂匪竊發。大戶走避中無孺。瘡痍滿目田園蕪。野老至今道之聲淚俱。今年景象復如此。人心回僻何不渝。稻芽遲遲草萊長。十室九空嗟米珠。民生况瘁促兵符。馬瘠僕痛窮委輸。將門權貴恣遊宴。千金杯酒寧踟躕。輦寶輿。珍愧昏暮刑賞舛。迂竊鈎。誅輾轉。隱憂不成寐。亂極思治寧。或無吁嗟乎。人壽幾何誰能需。况近衰年多病軀。晨光隱約且強起。踏屐直訪山之陬。

## 詞錄

壽樓春

西樓獨凭  
次梅溪韻

周岸登

儂秋園寒芳悄。伶俜瘦蝶驚夢。蘭窗夢擊弓彎。殘袖踏歌春陽。聆怨曲。摧愁腸。憶酒邊。花邊清狂。認繡靶。詩痕青衫。淚點猶念舊家妝。湘魂渺。湘波長。絳皇娥。瑟怨彈入吳腔。欲問佳人消息。碧雲神傷。愁有路歸無鄉。效豔籟。詩裁冬郎。掩鉛淚。斑紅屏山。尙凝筠粉香。

祝英臺近

栗海繪扇  
面賦謝

王易

樹疎濃。山近遠。一一盡天與人境。安廬消得野雲住。巖腰一挂飛泉。似聞清響。便生作。去板橋。漁渚。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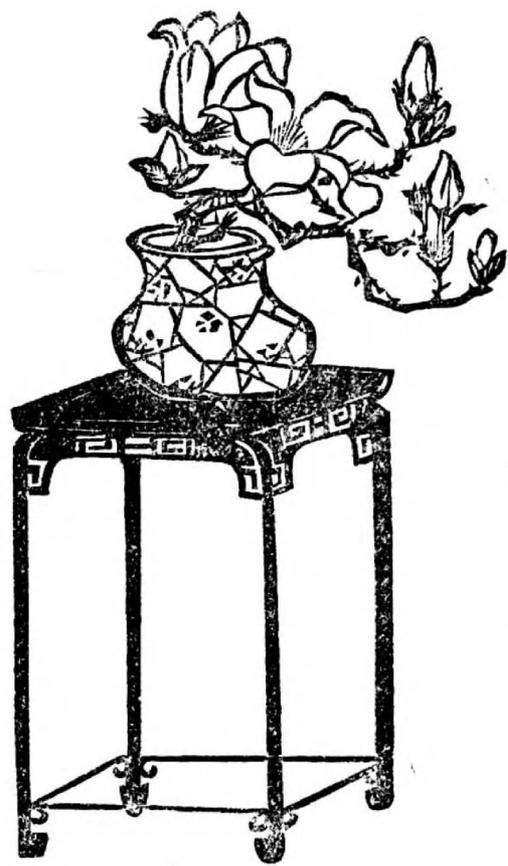
陵。渡。應。有。無。數。桃。花。千。山。萬。山。處。多。事。先。生。觸。我。浪。游。緒。依。然。十。丈。紅。塵。半。簾。黃。日。共。君。對。茗。甌。間。語。

齊天樂

稿

胡先驥

暮。林。如。薺。蒼。煙。淡。翩。翩。萬。鴉。飛。舞。畫。堞。笳。哀。連。營。馬。動。極。日。荒。寒。如。許。枝。頭。對。語。似。慣。說。興。亡。坐。觀。今。古。  
塔。影。沈。沈。半。山。殘。照。又。西。去。中。原。劫。灰。見。否。認。隋。堤。怨。柳。飄。盡。風。絮。老。柏。鳴。鴉。頽。垣。噪。鵲。迸。入。亂。離。情。  
緒。天。涯。倦。羽。恐。遍。繞。南。枝。定。巢。無。處。祇。羨。冥。鴻。五。湖。堪。寄。旅。



名家小說 鈕康氏家傳 (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吳宓譯

第五回 慕榮華至親成陌路 娛晚景老父抱癡心

上回書中講到鈕康太尉請我自彭亞瑟稱 喫飯。我欣然答應了。接着又宴會多次。均是那慷慨的太尉作東。那時太尉住在克利弗街尼羅旅館。與他在印度交結的一個好朋友名叫賓尼的同寓。克萊武亦常到旅館中來。覺得旅館中喫得好。頑得好。幾乎不想回學堂去了。且說那灰道士學堂裏飯食菜蔬。本可算得豐美。有許多學生。年長離校以後。生計艱難。貧乏潦倒。回想到當年學堂裏現成的肴饌。真如山珍海錯。天上之福。不可再得的了。但當我們做學生之時。每頓總是眉頭一皺。鼻尖一擻。說飯菜太壞。不堪入口。此亦大家之通例。不必細表。單說我同鈕康太尉父子交情日深。覺得十分投契。比之我與克萊武的二位叔父。只有銀錢來往。一味勉強敷衍。其親疏之情。大不可同日而語了。我一向手中的銀錢。總是存放在那鈕康銀號內。那二位東家兼老板的鈕康先生。即鈕康何布生及鈕康布萊央兄弟賬算是最精密的。居積營運。是其所長。要不然他那堂皇高大的住宅。華麗精巧的陳設。又從何處得來呢。我的賬算却是最糊塗的。然我力行節儉。在那鈕康銀號中。時常總存留下二三塊金錢。不全提得乾淨。否則不免要斷絕關係了。我每次到鈕康銀號中提款之時。自己心虛。好像覺得那一般管賬寫字的先生們。皆對我怒目而視。猙獰。

可怖。後來我竟不敢自己前去。却派我的書記生賴金斯或洗衣服的女人前往憑票代取。那銀號後邊照例有幾間密室。用白漆塗的玻璃板隔開。爲銀號中老板與富有資財的存戶密談之所。我屢次望見二位鈕康先生脫了髮的禿頭。按用心過度。則血枯而髮脫。故今美國之商界巨公及大學教員。十之九。頭皆禿也。在裏邊晃來晃去。但却視那兩間密室如禁地。森嚴不敢進去。有時不得不進。內心中焦愁。好像在學堂裏衝着先生背書。或是坐在那牙醫的皮椅上。等醫生來拔我的牙一般。寒士之苦處。可想而知了。我叔叔彭東尼團長。却與我行事不同。他在世之時。亦曾在這鈕康銀號小有存款。他却不自己短氣。每次昂然直入。高視闊步。與那二位東家老板。逕行攀談。好像自己是一位富商財主的樣子。按 Rothchild 乃昔日猶太之巨族。遍歐美各大城。皆設有銀號。辦匯兌存款之事。蔚成巨富。操世界之財權。各國王公貴人。爭相納交。正如今之摩爾根 J.P. Morgan 等然。我叔叔常對我說道。好姪兒。大凡一個人。總要擡高自己。硬往前去。衝人家纔看。你得起。按此實涉世有得之言。他那銀號裏人。無論那位貴客的款子。都願收存。錙銖可貴。巨細兼營。原是不分彼此。你若認定他們專去奉承富商財主。瞧不起窮主顧。那便是你錯了。你瞧我。我每次進城。總要到鈕康銀號。一直走進去。同他們談幾句。聽他們講講銀根票價。匯兌的行情。回到我住的那一方。傳報給他們知道。那一方的人。曉得我同銀號裏的老板交情好。自然看得我起。我這樣還可替鈕康銀號多拉攏一點生意。豈不是一舉兩得嗎。且說我叔叔在他住的那一方。確是負有聲望。與商場中的鈕康兄弟。不相懸殊。我每次來到倫敦。他總可以替我弄到一份請柬。或是公園巷鈕康夫人。即鈕康布萊央之妻。

鈕康三太太也。布萊央已捐得重爵。故稱之曰夫人。Lady Newcome 以別於何布生之妻。家的或是布良斯頓街鈕康二太太即鈕康何家的請我去茶會或喫飯。但鈕康二太太那邊老實說。我去了幾次。便不肯再上門了。我那精通世故的老叔叔。便對我說道。好姪兒。我們說句體己的話。鈕康二太太請來的客人。并不算高貴。二太太自己亦不是大家出身。但是在銀號東家老板的家裏常常出入。故意使大眾看見了。也分外瞧你得起。所以我勸你。但凡他請的時候。總是去走一趟的好。我因叔叔的勸說。故有時亦到鈕康二太太家裏去。但每次我總覺得鈕康二太太待我的那副神情。異常難看。好像他已經知道我在鈕康銀號裏的存款將要提光了。故以白眼相加。我兩三年之中。或者碰見鈕康何布生一次。他便約我那天晚上或第二天晚上。到他家喫飯。我有時去。有時不去。但他請我無非。因是晚桌上適有空位子。故請我去叨陪末座。這樣殘盃冷炙。也不能算做請客。倫敦城中。如此類陪侍貴人喫飯的。非常之多。主客均不在意。施者固無禮賢下士之心。受者更無所謂一飯之德。永遠不忘也。我叔叔常說。哼。我們同他們喫了飯。要不拿他們作話柄來開心。那倫敦城中。可就太寂寞無味了。我生平最快活的事情。就是晚間酒席已完。大家客人都散了。我們三兩個知己朋友。團坐在一起。品評同席的人。笑罵詼諧。信口開河。興高采烈。毫無禁忌。好姪兒。就是你亦不免人家的談論。我自己的短處。以及乖僻的地方。我的朋友們那個不知。那個不談。難道我不知道麼。我就是知道也禁不得他們。我樂得笑合合的。憑着我的種種怪處。讓他們去談論便了。好姪兒。我再

說句體己的話。鈕康老二布生何是個好人。但是個極俗的人。他的妻子呢。哼。配着他正合式了。我叔叔雖喜信口雌黃。但對於高位厚祿之人。則不輕爲。月旦。故雖常談起鈕康二太太。而一提及鈕康夫人。三太太則說話極有分寸。異常慎重。那鈕康夫人。一年之中。亦有一兩次。在家大會賓客。或音樂。或跳舞。那時車馬輻輳。一條街都堆滿了。府內冠裳絡繹。燈彩輝煌。不惟富貴縉紳之家。齊來赴會。卽貧寒平庸之人。亦間有廁身其間者。十分熱鬧。鈕康二太太家中。亦開跳舞會。但一切排場自然不同。卽如鈕康夫人家中吹彈。盡是意大利的樂工。鈕康二太太却用的英國的音樂。說我有了本國的音樂就穀了。不用學他們鬧洋牌子。卽此一事。亦可見他們妯娌之間。極不和睦。那鈕康二太太。處處總記得鈕康夫人門第高貴。看見鈕康夫人請客之時。帖子上寫着許多王公誥命。因羨生嫉。心中十分憤恨。世上人心不同。有的人一見富貴。便眼紅心熱。屈膝下拜。蟻趨羶附。惟恐不及。又有一般人。視富貴爲惡濁。見之欲嘔。遇僕從車馬煊赫過市。則出惡言辱罵。無所忌憚。按拉丁文 Divus 富之義。其訓爲富人。則出於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至三十一節之拉丁譯文。單說那鈕康二太太。據我所知。不惟忌嫉他人之富貴。反以此自鳴得意。誤以忌嫉之私懷。爲正直。爲愛國。自居維持世道人心之功。謂我之一身。非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常對人說。我知道我丈夫是個商家。我父親是個律師。我亦用不着擺虛架子。不如自安本分的好。可憐我的三叔叔鈕康布萊央。因爲娶了一個貴家的女兒。成日價攀高附勢。奉承不暇。每天由店裏回家之後。總是跟着岳家的一般老爺太太們。

出入周旋。按鈕康布萊央之夫人乃已故 Lord Kew 之連自己家裏姓鈕康的天倫骨肉都不認識了。

難道不怕人家說閒話嗎？這一番話鈕康二太太碰見親戚朋友逢人便說，並且每次必要提及，其妯娌

之間感情已傷，自以不常往來爲是。話說世上有一般人視世太刻，說凡教會中人皆是假冒爲善，凡革

命家皆是流氓亂黨，凡做官的皆是貪贖敲剝。又說凡貴家之人皆倨傲凌人，不可親近。鈕康二太太即

是如此，自己總覺得是一位有志氣有膽量的女人，却想不到自己胸中有了成見，不分皂白將人家一

筆抹殺，未免冤枉了好人。其實鈕康家幾輩人。上自鈕康先生，鈕康太尉，下至克萊武。一樣的性情，皆是受制於女人。何

布生與布萊央兄弟一般的懼內。惟夫人之命是聽，跟着岳家行事故，而布萊央當選舉之時，總投王黨

之票。何布生却投民黨改革黨之票。布萊央進了下議院，總是坐在保守黨的一邊。何布生却異常激烈。

揭出貴族執政的種種弊端，斥爲賣國。慷慨激昂，一篇演說聽者十分感動。布萊央之妻鈕康夫人帶着

一羣兒女，每逢四旬節。按 Lent 係每年耶穌復活節前之四十日，禮拜日不計。此四十日中，教徒遵照舊規，應虔誠齋戒。總是喫齋茹素，又遵奉舊派

主教的信條。按英國教會 Anglican Church 成立於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宗教改革之際，其信條儀節，介

徒與天主教徒分黨互爭，且政教之關係密切，因之牽動外交。若英國君主爲耶穌教徒，而耶穌教徒

握政權，則主與荷蘭等國聯盟，而在歐陸行連橫之策，以自保其獨立。而若英國君主爲天主教徒，而

天主教徒握政權，則主與西班牙（或法蘭西親善，而在歐陸行合縱之策，以服事大國。此二派之爭，爲

時甚久。一千五百八十八年，英女王以利沙伯在位，大破西班牙之海軍。The Spanish Armada 於是英之

國基乃得鞏固，不受外國之操縱。天主教徒失勢，然二派之爭仍未已。疊爲起伏，各自危懼，互相攻擊，

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奧大利王位繼承戰爭等。因為保列強均勢之局。實亦由國中政教二派對峙之顯釀也。至十九世紀。雖外患已消。而內爭猶常見。一千八百四十年前。後以有牛津宗教之運動。Ford Movement。欲英國教會力復古制。多采用天主教之禮文。易清簡為緋麗。於是耶穌教徒中之反抗之者。則斥為天主教徒之陰謀。謂教皇勢力將復伸於英國。因仍以昔年之積忿為口實也。鈕康二太太即為此反抗者之一。又其時英國教會中人。分為數派。職位之高者。如主教等。力主保守。宗教之信條。儀節。當悉遵舊習。是為 High-Church party。而貴族既以擁護王室。擁護教會為職志。故與此派聯為一氣。布萊央及鈕康夫人之所為。亦自顯其貴族之身分而已。反之。教會中人。職位之卑者。如牧師等多。倡改革。喜采科學理性之說。欲改易宗教之信條。儀節。趨於簡單。是為 Broad-Church party。而平民以攻擊貴族為職志。因之皆屬於此派。而並攻擊彼貴族所擁護之教會派。何布生及鈕康二太太之所為。亦惟自顯其平民之意氣而已。故彼兄弟妯娌之所為。初非由宗教之熱誠。理性之推勘。惟各就一己之身分地位。追隨同輩。行流俗之所是。以為社交之資。諺云。隨鄉入鄉。又云。到甚麼地步說甚麼話。作者皆暗諷之也。一心皈依。鈕康二太太却驚惶失度。只恐羅馬教皇的黨人得勢。註見 有一天。在禮拜堂聽講。見那說教牧師穿着白袈裟。按此係天主教之制。然亦有不遵者。本可通融。惟當一千八百四十年前後。舊派主教厲行舊法。嚴令各地牧師。必須着此。故一時復又風行。而鈕康二太太則素所未見也。鈕康二太太驚便立刻走出。原來那說教的牧師不是別人。正是克萊武的母舅韓查理。那韓查理生平最講修飾。口中甜蜜蜜的說詞。和氣迎人。身上簇新新的衣裳。芳香撲鼻。內外却亦相配。那天穿着一件鮮明整潔。熨得毫無摺皺。十分稱體的白袈裟。手握着一花粉灑過的小方帕。一番與頭方纜登壇。忽見鈕康二太太挺身而起。離開座位。抓着了鈕康何布生。掀開堂門。一面晃一晃洋傘。將他的一羣兒女。一并趕出。同着去了。那一般小兒女。雖是喫驚。却也樂得到外邊頑耍。鈕康二太太又招呼跟班阿三。將他全家人所讀的聖經頌詩之類。一概收檢起來。裝入袋中帶去。以示永不再來此聽講之意。當時韓查理嚇得面如土色。心想鈕

康二太太一家人這一去。自己一年便少了二十五金鎊的進款。由不得伸起那帶着寶石約指的手。亂搔着頭髮。懊惱叫苦不迭。一面又恨那主管的長老。做自己上司的。爲甚麼要逼我穿上這件白袈裟。弄得我得罪了許多貴人。少喫了幾頓酒席。如此想着。一面却做出那以身殉道舍生取義的一副神情。好像雖有猛虎在前。威嚇勢迫。我韓查理亦恬然不動聲色。任其所爲。仍然要穿上我這一件道袍。行我的職分。昂然不屈。泰然不驚。禮拜堂中衆人看了。自甚敬服。且住。這一番話。還是後來的事情。當我年少之時。那牧師穿白袈裟的風氣。尙未推行。大家儘可自由。蓋其時牛津宗教運動尙未發軔。此所謂當我在生之時。韓查理牧師當時穿着一件緞子做的碩士袍。甚爲闊綽。那件袍子是皮頭鎮的百姓送給他的。又送他許多金錢。裝滿了一壺閒話休題。且說我亞瑟適纔講到鈕康二太太的事情。恐有人說我有意辱沒善人。或因我自己偶爾受他薄待。便造出一番謠言。傳說那位既富且賢的太太種種壞處。以快私忿。其實不然。我還記得鈕康二太太的近戚吉爾士先生告訴我的一番話。現在可引來作我的證人。原來那吉爾士先生。是鈕康何布生的連襟。鈕康二太太芳名瑪利。便是吉爾士先生的小姨子。有一天我在鈕康二太太家喫飯。與吉爾士先生同席遇着。席散後一同回家。且走且談。我拿紙煙讓他喫。那吉爾士先生略有醉意。十分高興。一面吞雲吐霧。一面便滔滔不斷。把鈕康二太太家裏的事情。盡情宣洩出來。他說道。先生。今天的飯菜很好。我生平嘗過味兒的。鈕康何布生家裏的飯菜。要算最好的了。他家

請客。每頓的斑鳩總是連上兩盤。可算豐富。這一層不知你如何。我每次總牢記在心。因為我曉得他的斑鳩是甚麼地方買來的。我一向同何布生同在一家買肉買菜。那家店子叫作牡礪公司。他家的斑鳩是好的。我們喫的不亦樂乎。老實說。真好。真好。咳。不壞。不壞。接着說道。先生。我估量你是一個初出世的律師。大約總不出此類。我瞧剛纔喫飯的時候。他們把你安在末席。所以明白。那個位子。一向是我坐慣了的。我同他們家是親戚。鈕康何布生請客。遇着席上有剩下的空座兒。便知會我來。就如今早上。他在城裏碰着我。便對我說。今晚七點半鐘。我家裏有客來喫飯。你可以來。大姐姐我們好久莫有看見。你把他亦帶來罷。先生。鈕康何布生口中的大姐姐。就是我的內人。何布生的女人小名叫瑪利。是我內人的胞妹。當日還是由我家裏嫁出去的。我便對何布生說。不必。不必。家裏第八個小孩子要喫奶。我的女人是不能離開的。倒是我可以來。喫得一頓。是一頓。我的女人不肯來。實在是不能來。我來陪客就是了。不肯來。是真情。故急改口掩飾之曰。不能來。謂非不欲也。乃欲來而不得也。彭先生老實對你講。憑他怎麼樣。我的內人再亦不到他家去了。鈕康二太太那一番混賬的做作。看得自己高。看得人家賤。無論是誰當着都要起惡心。我內人實在受不住。且說那吉爾士先生酒後開懷。大發牢騷。我一面聽着。一面自己尋思。回想我彭亞瑟今日下午在食蟻獸俱樂部。俱樂部而以食蟻獸為名者。以暗譏銀行中人及錢商之慾。門前臺階上。撞見鈕康二壑難填。損人肥己。兼併剝削。積聚資財。而成大腹之巨富也。老爺。他請我到家喫飯的那種神情。我還有臉來喫這頓飯。吉爾士的太太。雖是女流。究竟比我這個寒

士志氣高得多了。那吉爾士先生與高采烈的接着說道。我是個識途的老馬。言其通達世故。歷練人情也。老馬識途。此語出

吉爾士口中。殊嫌過於文雅。惟以其密合原句。故勉用之。女人家見面吵鬧。背後數說。我皆全不在意。據我看來。鈕康二太太同鈕

康夫人。好歹是一樣的。我亦曉得二太太時常指責鈕康夫人。說他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又是驕傲。又是

恃勢凌人。種種說法。但是我內人說。鈕康二太太雖自命不染習氣。却因眼中只看得鈕康夫人門第高

貴。連我們這樣至親。亦不肯帶去見。一見鈕康夫人。恐怕玷辱了他們。這不是更勢利嗎。所以我內人常

說。這又何苦來呢。我並不是爭着要去見鈕康夫人。以及他那一。般富貴親眷。甚麼辜爵爺呀。按鈕康夫

人母氏辜。現襲爵之辜爵爺。乃鈕康夫人之內姪。其父母均亡。有祖母在堂。即鈕康夫人之母。波萊央之岳母。書中稱為辜老夫人。亦書中重要人物。其位置有如石頭記之史太君云。那個辜爵

爺年紀雖小。十分漂亮。性子暴躁。却是好闊綽。好排場。放蕩得狠。那吉爾士先生說得高興。一發詳溯淵

源。對我說道。從前他們家鈕康老太爺。即第二回書中之鈕康先生。而太尉等之父。為人極好。老太爺同老太太。即第二回

慧真小姐及鈕康太太。何布生波萊央之母。在世的時。候。我就在他家銀號做夥計。那鈕康銀號。原即何布生銀號。當時還

算不得京城中為首的大銀號。但已經做了多年的生意。聲名極好。來往的多是兄弟會公理會各種教

派的中等人家。直到後來何布生。布萊央兄弟接管。布萊央同辜府結親。拉攏了一般富貴親眷。於是鈕

康銀號纔做上官宦人家的生意。吉爾士先生又說。鈕康家幾輩子人。要算去世的老太太。最會做生意。

乃父乃叔。以及丈夫同兩個兒子。皆趕不上他。從前弗烈得力大王。註見第三回稱贊其妹為巾幗鬚眉。這

位鈕康老太太亦可當之無愧。並且老太太確有許多像男人的去處。說話聲音深宏而粗。老年又生起鬚鬚。少年人望塵不及。每次老太太由家中到銀號來。穿着一件深綠色大毛出風的長袍。戴着海虎皮的帽子。海虎皮的手套。一副金絲大眼鏡。在門口下車。銀號中的夥友、同學、生意的徒弟。看見老太太。莫不戰慄失色。有人說。老太太那一種威風。若再口啣煙筒。便與德國伯魯查大將的形像一般無二了。按魯查大將 Field Marshall Prince Gebhard Leberecht Blucher (1742-1819) 乃一老。太太歸西之時。殯葬禮節。異常熱鬧。來送葬的人極多。冠蓋絡繹。車馬輻輳。好像每年一次的跑馬會一樣。其中有京城中幾家最大商號的執事。兄弟會公理會等各教派的富豪。大英國教會以及各教會的長老牧師。辜老子爵。布萊央前上文所言辜爵爺之祖。時尙在世。同他的女兒鈕康夫人。各送着自己家裏的馬車。前呼後擁着。伴送鈕康老太太的靈柩入土。各地禮拜堂替鈕康老太太做功德的。共有九處之多。又講到鈕康老太太壽終的情形。據說晚間全家皆已入寢。老太太由樓下書房裏獨自回房安歇。走到樓上。便栽倒了。第二天早上。經丫頭們看見。已經不能出聲。但尙未絕氣。額上被手中的燭臺割破流血。情形甚慘。這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便如此歸天了。吉爾士先生又說道。一路送殯的。除了許多空馬車。黑衣的教士。以及雇來執紼打旗的一般人。此外還有成千成萬的百姓。不穿素服。亦隨同送殯。這都是受過鈕康老太太恩惠的窮人。所以前來哭送靈柩。鈕康老太太的錯處固然不少。但一生所做的善事極多。無人能及。這却是他所積的福。陰司裏

的判官定要給他記下來的。又道。這位老太太性子狠怪。除在銀號辦公以外。無論甚麼人的事情。他都要打聽清楚。知道詳細。卽如銀號裏的司事們。老太太定要問他們歸附那一種教派。又向禮拜堂的教師打聽這些司事先生是否常去聽講。至於自己的一雙兒子。管束得十分嚴緊。直到他們成了人。娶了親。老太太還當他們作學堂裏念書的小孩子一樣看待。但究竟有甚麼好處呢。他們同老太太先房的兒子指鈕康鬧了一場。那先房的兒子性氣剛烈。一口氣偷跑出去。便直到了印度。彭先生我說句體己話。那何布生、布萊央兄弟二人。在家雖是循規蹈矩。一言不發。却是私下常到外邊去。或看戲。或做那些風流的事情。同別家的少年子弟一個樣子。同別家的少年子弟一個樣子。只不過瞞哄着母親罷了。我的老天呀。我還記得有一天。在草廠胡同撞見鈕康何布生。打從戲園裏走出來。穿着緊身靠的衣服。戴着聽戲的帽子。真像上禮拜六看見那蝦蟆求親一齣戲裏的人物。這時他母親還當他在家里牀上安。安穩穩的睡覺。你看不是誑人嗎。但是第二天早上。何布生跟着母親上禮拜堂去祈禱。那時他那一頂聽戲的帽子。自然不按在頭上。這一層我吉爾士約翰却可以擔保的。說着哈哈大笑。又道。及至鈕康老太太去世。何布生亦不必再作假騙人了。便公然出來尋樂。盡情遊耍。鬪雞走馬。尋花問柳。甚麼事不幹呢。何布生同他的雙生兄弟布萊央。却狠和睦。按西文兄與弟之稱無別。姊與妹之稱無別。況何布生與布萊央又係孿生。尤難分別長幼。譯者因全書中敘及二人之處。皆首言何布生。而列布萊央於其後。又確憶書中某處曾言何布生長於布萊央云。故自第二回起。均以何布生爲兄。而布萊央爲弟。兄弟妯娌之稱呼。二三之排行。悉以此爲準。今據吉爾

士此處之言。則布萊央實爲兄而何布生當爲弟矣。蓋學生之際。布萊央先墮地也。如是則譯者實誤將二人之次序顛倒。以弟爲兄。疎忽之罪。百口奚辭。惟以吉爾士醉後之談。未可據以爲準。且若卽此改正。則下文將與前三回矛盾。顛倒錯亂。使讀者如墮五里霧中。不如以訛沿訛。將錯就錯。卽以何布生爲兄而布萊央爲弟。亦無大礙。必欲改正。可留待全書殺青。單本付印時爲之。倘其未誤。則尤不宜蛇足也。慚愧之至。一塊兒頑耍。直至布萊央娶了親。做了規規矩矩的人。家中除鬪花牌以外。不作別事。惟乞讀者諒之。

何布生便耐不下來。說他自己總要另找頑意兒。又常對人說。他預備一生不娶妻。其實却又不然。生死姻緣。各有定數。口說不娶。妻遲早總是要娶的。何布生同我一樣。兩人都娶了。並且還娶了一雙姊妹。做了連襟。當時大家都說何布生的妻子命好。嫁得興時。究竟我的拙荆在家裏。一切比他恐怕還如意些。彭先生。你若碰着星期日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有事打從百衲街走過。要高興喫幾片牛肉。喝兩杯白酒。我就請你進我的門。看看拙荆在家的樣子如何。吉爾士先生一面說着。便與我分路揚長而去。且說鈕康太尉在印度多年。何布生同布萊央二人對他十分冷淡。不加存問。此亦人情之常。未足深怪。第一他們的母親鈕康老太太。因鈕康太尉生性頑梗。心中氣總未平。卽或後來氣消了。亦未見明言饒恕與他。何布生等二人。只知鈕康太尉是一個怙惡不悛的蕩子。在外交結得一般下流朋友。正經人都不屑與他往來。父親鈕康先生。又十分懼內。雖明知大兒子誠實仁厚。當年出亡。實有不得已的苦情。但亦不敢講給兩個小兒子聽。所以家中上下人等。只當鈕康太尉是個不成器的小子。後來又聽說他在印度娶了一個窮姑娘。毫無粧奩。武卽克萊武之母家中更不便睬他。直到後來鈕康太尉業已鰥居。屢次建立軍功。名

字上了政府公報。東印度公司倫敦總行裏的人。都傳說他的好處。何布生兄弟在公司裏亦有股份。常來往。因此得知。又見鈕康太尉有大注銀錢。一筆一筆的滙回來。在鈕康銀號存放。然後何布生兄弟。方纔另眼相待。與太尉言歸於好。認他作手足之親。此等行事。雖是勢利。然亦人情之常。何可深怪。世上惟有至親骨肉。最喜生事。造謠說出某人種種壞處。愈說愈覺可信。此人得意之時。爾我本無關係。但若遭過不幸。大家忽起了一片憐憫之心。各人教訓各人的兒子。休要學某家叔叔的榜樣。及至此人再交好運。腰包裝滿了銀錢回來。大家又趕着上前把臂拍肩的認親戚。正如當年約瑟出亡在外。做了宰相。富貴滿身。你看他的哥哥兄弟們一大羣。趕着上前招呼。一片恭維。好不親熱。按約瑟事見舊約創世紀第三十七章至第五十章。茲所言二事。見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四及二十八兩節。及第四十章全章。常言說山川易改。人性難移。古今還不是一樣麼。何布生兄弟二人。雖不同約瑟的弟兄們一般。忍心害理。把約瑟搬到枯井裏。又細去賣了。但鈕康太尉自作自受。却

能跳出陷阱。向上學好。如今發跡回來。顯親揚名。他二人樂得認太尉爲手足之親。自己亦可沾上些光彩。那何布生與布萊央夫婦。既有心與太尉親近。便就克萊武身上施展起來。且說克萊武由印度回到英國之時。滿身疾病。直到他中年未嫁的姨母韓馬沙家裏居住。歸其照管。那時何布生兄弟們就同莫有看見一樣。聽他自尋門路。到了年底下。鈕康太尉忽然滙了一大宗銀錢回來。存放在鈕康銀號裏。給克萊武使用。三叔叔布萊央便命人接克萊武來自己家裏過年。第二年夏天。鈕康太尉升了官。名字上

了政府公報。二叔叔何布生便命人接克萊武去莊子上住着消暑。又過了些時。有某大帥由印度總督任裏卸任回來。到京之後。東印度公司董事人等。在大英酒館設筵公請。席間大帥會着何布生同布萊央。因說起他們令兄的功績。十分誇獎。第二天。鈕康二太太便親身坐車到了韓馬沙家裏。來看克萊武。荷包中掏出一塊金錢給他。又說定要將克萊武姪兒送到了邦尼博士的學堂裏。同自己的兒子一同讀書。自此以後。克萊武便常到兩位叔叔家裏去頑耍。叔叔嬸嬸都喜歡他。備起小馬給他騎。又派莊頭陪他出去打兔子。又給他荷包裏裝滿了零用錢。但這錢却由他老子鈕康太尉的賬下支出。一面又叫京城裏的裁縫給他作衣服。這克萊武十分稱心。便不願回到他姨媽冷冷清清的家裏去了。且說克萊武的二位叔叔自家兄弟分上。總算過得去。平日甚爲和睦。不過二位嬸嬸互相忌嫉。但一見克萊武。却都喜歡他。待他十分嬌寵。此皆世中常態。趨附勢利。遇見失意困苦的人。便又避之若浼。好像帶有傳染病一般。大家都說那種倒運晦氣的人。還有甚麼才華之可言。如其有之。又何至淪落到這般田地呢。那何布生、布萊央兄弟二人。本已十分忙碌。白天有銀號裏的公務。晚間同星期休假。又要出外應酬。在家亦有家裏的事體。那有全副精神來照顧克萊武姪兒。亦不過同別家富翁貴族一樣。遇着放假。接他來家。臨去上學堂的時候。給他些零用銀錢。聽說他感冒咳嗽。便派一名親信的店夥。順路到灰道士學堂去看他。後來醫生說克萊武應到海邊居住。鈕康二太太便接他到自己的莊子上來。住了些時。仍由他

回到韓姨媽家中。那克萊武告辭出去。兩扇大門一關。鈕康二太太心中便亦莫有了。克萊武自己忙着自己的事情。身上的皮襖。院中的桂花。窗外的欄杆。這便是鈕康二太太的世界。鈕康二太太一面照管着自己的兒女。家中的事務。一面又要養雞。又要種瓜。又要栽玫瑰花。又要辦星期學校。又要同收師吵鬧。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那裏還記挂着克萊武呢。那日適逢星期六。晚間。二老爺何布生回家。聽說克萊武已去。說了一聲。哦。亦就罷了。接着便問那莊子外邊的石路修的怎麼樣。又問家裏養的豬。這幾天可長肥了。莫有話休煩絮。且說克萊武坐着母舅差來的小馬車。一直到了韓姨媽家中。那韓姨媽十分愛他。一家上下的人都捧着克萊武。如同小皇帝一般。克萊武來的時候。他母舅韓查理特地搬開騰出那間最精雅的房間給他住。克萊武每頓有糖饅頭。菓子醬。儘量的喫。星期日不高興。上禮拜堂。韓姨媽便給他託病請假。每晚臨睡。有韓姨媽的丫頭送他到牀上安置。早晨醒來。按鈴叫人。韓姨媽便笑容滿面的親身走來。全家的人都當克萊武作寶貝一般的寵愛。諒真正皇帝的兒子。亦不過如此。那韓姨媽心中着實感激鈕康太尉待自己的一番盛情。寄來許多東西。圍巾。象牙棋子。檀香木的針線匣子。金線緞的手套等等。不一而足。韓姨媽常對自己的丫頭誇說。鈕康太尉在印度十分闊綽。家裏用的男女下人有五十名之多。那丫頭十分驚異。說我的老天爺。他要那許多人幹什麼呢。韓姨媽家道中衰。想着寫下一所房子。布置布置。再租給客人來住。藉此爲生。寫信通知鈕康太尉。太尉便寄來一百鎊給他使用。後

來兄弟韓查理要喫官司。太尉前後寄來給韓查理的銀錢。更不知有幾百鎊。故而韓姨媽十分感激。太尉究竟韓姨媽盡心撫養克萊武。是因爲亡姊的手足情深呢。覺得外甥孤苦可憐呢。還是羨慕鈕康太尉的聲名勢利。因爲太尉送他許多財物。欲藉此報答。并且盼望太尉再送東西來呢。這其間。我就不敢妄爲斷定了。我常覺得世人每做一件事。其中原因。甚多。用心極繁。決不能一一分別數清。即我自己生平做了許多事情。自以爲行道任俠。愛人濟物。高尚其志。做過之後。心中方在十分得意。忽然轉念。一天良發現。哦。是了。方纔仍不免是一片利祿薰心。機詐用事。欺世盜名。自己誑自己。還誑不成。不由得汗流浹背。毛髮悚然。冥冥之中。覺得良心來責備我。說。作假是作不來的。快招認罷。原來昨日宴會之間。我未喫酒。却是我因恐醉後不檢。出言肇禍。所以未喫。並非以飲酒傷德。故而自制。又如前日在街上給了流氓一塊金錢。乃是一時昏惰。隨意揮霍。並非有志博施濟貧。接連又想起前次竟不肯做某一件事。並非因我克己的工夫確有把握。決不暗室虧心。實因懼怕機事不密。將來破案。那罪名擔承不起。諸如此類。又覺得良心來勸我。以後總要坦白做人。一切現出我本來面目。亦不至壞到甚麼田地。何必作假欺人呢。言歸正傳。且說韓馬沙本來秉性慈和。又因鈕康太尉功業彪炳。聲名浩大。遇人慷慨。送來如許珍物。緣此種種。故而盡心撫養克萊武。並非專爲一事。韓姨媽雖然看着克萊武如同小皇帝一樣。究竟克萊武。還不是貴家公子。如果克萊武的父親。是一位公爺侯爺。那心慈面善的鈕康二太太。一定請克萊

武在家中最精雅的書房裏下榻。決不至把他安置在耳房中。同小廝們去睡覺。一定每頓拿菓子醬雞蛋糕給克萊武喫。決不至只拿肉湯下飯。加上一塊酒米糕敷衍了事。到了克萊武臨去之時。一定套起自己坐的馬車送他。決不至由那馬夫趕着小車兒接去。就放心了。那日晚上。一定還要寫封信給克萊武母親某某誥命夫人。儘情稱讚。說克萊武萬分可愛。又美秀。又聰明。又活潑。又知禮。怎不令人歡喜。從今以後。我定要把他當作我自己的兒子看待的一番話。只可惜克萊武不是貴家公子。無福受此。且住。看官必定要罵我作書的人太刻薄了。說人情雖壞。不至如此。貧富貴賤之際。誰能如是邱壑分明呢。看官此言固然有理。但看官自己。不。勢。利。恐。怕。間。壁。那。家。的。人。就。勢。利。我。這。一。篇。話。並。不。是。當。面。指。着。看。官。辱。罵。我。雖。放。肆。亦。不。敢。如。此。不。過。世。上。既。有。這。種。勢。利。的。人。我。們。無。妨。私。下。評。評。他。們。要。是。你。我。皆。不。肯。後。議。論。人。那。世。事。可。就。太。清。淡。太。寂。寞。了。如。今。且。說。鈕。康。太。尉。由。印。度。遣。送。克。萊。武。回。英。國。別。時。衷。腸。寸。斷。別。後。更。念。念。不。忘。一。刻。不。能。放。心。直。到。七。年。之。後。太。尉。自。己。回。來。父。子。相。會。其。悲。喜。交。集。之。情。自。不。必。說。當。日。遣。送。之。時。輪。船。起。碇。太。尉。獨。自。坐。着。小。艇。子。回。到。岸。上。心。中。異。常。悲。苦。克。萊。武。年。紀。甚。幼。無。識。無。知。不。到。半。點。鐘。便。在。有。陽。光。一。面。甲。板。上。同。船。中。一。般。十。來。個。小。孩。子。恣。情。頑。耍。過。一。會。兒。鈴。聲。兩。響。便。一。齊。跑。到。船。上。的。飯。廳。裏。手。忙。脚。亂。的。喫。飯。連。父。親。亦。忘。記。了。可。憐。他。們。的。父。親。母。親。那。日。那。有。心。情。喫。飯。呢。身。軀。雖。在。印。度。却。是。每。人。一。條。心。都。跟。着。兒。女。們。乘。船。而。西。橫。越。大。海。直。到。英。國。一。面。却。跪。在。地。上。

眼淚雙流。口中喃喃斷續。虔誠禱告上天。保佑兒女一路平安。想着自己的兒女。適纔還在繞膝承歡。怎麼此刻就不見了。回想那一番嬌憨無知貪頑的情態。怎不令人酸鼻。又看見孩子們在園中所種之花。以及頑過的東西。睡過的车牀。亦莫不觸動心懷。大凡在世上多活過幾年的人。離合悲歡之事。在所必經。想到鈕康太尉那日的一番癡心。一番苦情。自能加以體諒的了。那鈕康太尉天性忠誠。故自兒子去後。時刻想念。愛屋及烏。克萊武的乳母。以及舊日所用的本地僕役。指印度土人。服侍過他的太尉。均不忍舍棄。重重的賞錢給他們。又因印度本地人生性節儉。物價低廉。太尉賞給的錢。足供他們終身養贍度用之資了。以後每逢有熟人要回家鄉。有輪船開赴歐洲。太尉必定寄錢物書信與克萊武。以及在彼照顧克萊武的人。以表感謝之意。且說我們大英帝國。收取印度全土。歸入版圖。豐功偉略。昭昭在人耳目。皆由將士忠勇異常。冒鋒鏑。拔堅城。流血被面。馬革裹屍。自布拉西。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將克萊武。率歐兵九百。土兵一千五百。大破印酋 Surajah Dowlah 五萬衆之兵於布拉西。Plassey 以詐術得勝。自此戰以後。英人威懾全印。法人勢力一蹶不振矣。以至麥尼。此戰未詳。大小數百戰。我英國之忠臣義士。健兒壯丁。捐軀殞生的。何止數十萬人。實屬可慘可敬。然而報捷奏凱。給獎授勳。位列封圻。名乘竹帛。國家酬庸之典。亦自不薄。那一般忌嫉我們的人。以及自命道德之士。更到處造謠。傳說英國將帥兵卒。在印度種種不端。或貪贖敲剝。侵蝕公帑。或奸淫擄掠。殘害土民。總之這一般忠勇將士。或生或死。或名或利。各自有其報酬。惟有他們家中的父母妻子。半世的苦楚。絕大的犧牲。一副

痛。淚。無。人。知。曉。區。區。愚。見。實。應。表。彰。一。番。未。可。令。其。埋。沒。置。而。不。論。按沙克雷雷自身即生於印度。年五歲。回英國受學。與克萊武同。此回所敘。多係其所身歷目覩。故言之深切動人。又英國小說家。以僑居印度之英人。爲其書中之人物者。實自沙克雷雷作始云。即至全印收服大功告成以後。雖不再見兵戈殺戮之慘。然其中仍有一番苦情。我們的總督以及駐防將官。在那邊自然作威作福。可以就地成家。或接眷迎養。但生出兒女來。總不能常在膝前。因印度天氣酷熱。風土瘴癘。譬如一朵鮮花。烘在火爐子上。立刻枯焦萎敗。故此小兒女長到幾歲的時候。便不能再住在印度。定須送回英國。生離之慘。必不可免。聽說美洲的黑奴。生出兒女來。不能自養。被人家活活奪去販賣。其情固然可慘。可是堂堂駐印總督。亦不能將親生的兒女。隨身撫養。那不更可傷嗎。且說鈕康太尉。硬將克萊武遣送回英國。身受此等苦楚。故而心腸極軟。看見人家的兒女。都愛。那一般未嫁的老女。失耦的鰥夫。以及自命正經的人。都將太尉傳爲笑柄。却因太尉待小孩子們極好。不分尊卑貴賤。也不管他是徵收局長的公子。坐轎出門。或是連長的兒子。隨營頑耍。以及本地土著男女用人所養的小黑鬼子。沿門打滾。太尉碰着了。總要逗他們頑耍。故而小孩子們。莫有一個不喜歡太尉的。在印度寄居的人。常說該地婦女之美。世界各國罕有。又因印度天氣炎熱。男女春情容易發動。故而好事易成。即如那張小姐到了印度省城。不到十天。便有人聘他爲室。那李小姐到了汛地。不上一星期。便有六七位軍官前來求婚。而且那般小姐們。得逢年少郎君。固然願嫁。即遇着頭白鰥夫。亦甘於委身。這鈕康太尉。體貌魁偉。性情豪爽。品行端正。兼之頗有

積蓄。件件齊全。人人喜悅。如今既然斷絃。那一個女人不想嫁他呢。却說鈕康太尉在印度交結的那位好朋友賓尼先生。回到倫敦。仍同住一處。我因那賓尼先生愛說愛笑。常同他談談。因此得知當日太尉在印度的細情。其時。那一般姑娘小姐以及寡婦太太們。或明攻。或詐取。千方百計。費盡神思。來收服太尉。弄得太尉幾乎改變心腸。屢有續絃之意。但却都莫有成功。只緣這位太尉秉性古怪。行事與人不同。當日克萊武之母。亦是寡婦。其夫克思團長在世之時。吃酒賭博。在家時常發氣。手執碗碟。直向太太頭上摔去。到底因吃酒過多。得病身亡。那克思太太并未用何手段。不過太尉見他孤苦無依。異常可憐。意存周濟。遂娶爲妻室。只當他一個望門投止的過客。家裏有的現成飯與他吃。多餘錢與他用。待他可謂仁至義盡。故據賓尼先生說來。鈕康太尉娶他來家。非爲別故。只爲做成一番善事。代他出衣飾用度之資而已。那克思太太。多管是前世積修。幸而遇着太尉。却亦享了半輩子的福。太尉住在尼羅旅館。臥房裏正中壁上。就掛着亡妻克思太太的小像。戴着金耳環。手捧琵琶。我去過幾次。常常看見。後來太尉同賓尼先生自己租了房子住着。太尉便收拾起一間空屋子。連克思團長的畫像也掛起來。與克思太太的像配成一對。我估量鈕康太太與克思太太。恩愛甚是平常。即後來克思太太去世。太尉亦未必十分傷悼。克萊武天真爛漫。常說。從莫有聽見他父親口中提過母親的名字。故雖克思太太去世多年。鈕康太尉仍然照顧着克思太尉的親族。厚施博贈。仁至義盡。然而夫妻之間。並非情投意合。却是怨耦而非。

嘉耦了。言歸正傳。且說那一般姑娘太太們。意在收服鈕康太尉。運兵設計。攻打了許久。方知太尉的那條心。好像銅牆鐵壁。牢不可破。只得罷休。其中有位邊小姐。善彈風琴。總來找着鈕康太尉吹簫相和。想要傳出曲中心事。憑着這女司馬相如的一張琴。去感動那雄的卓文君。得配鸞鳳。無如邊小姐費盡氣力。彈出種種風流高調。却是毫無影響。到後來不得已。只好抱着琵琶。另上別船。去同那霍參將琴瑟倡和。雙棲雙飛去了。還有一個魏寡婦。頗有姿色。帶着兩個小兒女。前往印度省城。路過鈕康太尉家中。便叩門投宿。自以爲一入此門。便可爲主。永遠不再出來了。無如那鈕康太尉。照常行事。招待殷勤。勸慰了魏太太幾句。給了孩子們許多好吃好頂的東西。但却不提他事。魏太太住了三月。只好告別。一天早晨。便坐着鈕康太尉的轎子。哭哭啼啼的出門去了。自此之後。或在省城。或在營中。凡魏太太所到之處。逢人便罵鈕康太尉。說他貪鄙驕奢。風魔狂蕩。賓尼先生又告訴我說。除此之外。還有六七位姑娘太太。現在都已做了東印度公司執事人員家裏的人。那時却彼此同心。不謀而合。千方百計。爭着要來鈕康門中。作克萊武的繼母。却因鈕康太尉自己幼年在。家受過一番苦楚。事見第二回因此拿定主意。說我決不再給克萊武添上一位繼母。既然他生身之母死了。此亦天意。我做父親的。就權當他的母親一樣罷。克萊武身邊一切。太尉親自經營料理。到了克萊武七歲上。因氣候水土不適。不能再住下去。太尉方將他送回英國。事見第三回克萊武去後。太尉便一心一意的積攢銀錢。留爲兒子之用。原來太尉性慷慨。別人

花一塊錢便可弄得好排場。太尉處此却非花去五塊錢不可。故太尉省錢極非易事。不過世人傾家破產。多由一已奢侈浪用。至於樂善好施。其數究竟有限。不足爲累。的那鈕康太尉一身毫無嗜好。自奉儉約。要同本地土人一樣的飲食起居。亦做得來。家中養的馬。但供騎坐。不爲比賽炫耀於人。身上的軍服同便裝。已經破舊不堪。還是穿着。弄得滿營裏的人都笑他。又因妻子業已去世。更不必撐場面。學闊綽。故而太尉積攢的銀錢頗不爲少。自己籌算一年比一年富足些。將來克萊武總可無憂了。又自己同自己商量。說道。克兒在學堂裏讀過五六年之後。學問想已造成。所學的古文古學想已足用。儘可廁身於士紳之林了。那時我便回國。同兒子一塊兒住上三四年。克兒亦可同我熟識。熟識或者不厭棄我。我就拿克兒當作我的老師。跟他學希臘拉丁文。以補前缺。我向來深知淹通古學。方能算做博雅君子。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云。學問之事。足以陶淑德性。變化氣質。可惜我終是一個不學之人。但是我在世路上多閱歷過幾年。比克兒却老成精明一點。現在到處有的是流氓騙子。引誘人作惡。少年人最容易上當。我可隨處提醒。克兒幾句就作他的一個諍友。決不妄自尊大。克兒福氣大。遭遇好。勝過我的地方多了。他如今在學讀書。我當日不成器在外遊蕩。我何能比他呢。大凡一個人。總應先通曉本國的情形。所以我打算帶着克兒。先在英倫三島遊歷一回。然後再上歐洲訪尋名勝。克兒到了十八歲上。他便可自擇職業。要當兵亦好。將來建功立業。上追當年的克萊武將軍。不枉我命名之意。或者克

兒喜歡去作牧師。或作律師。均可由他。到了克兒入大學之時。我總可以升到少將。還可再來印度。幹上兩三年。等克兒娶了親。有了家。可以養活我。然後我再回到英國。或者我就在那時死了。亦總算盡了我的力量。對得住兒子。我兒子學問已經造成。錢財也不缺乏。我也可瞑目歸西去了。且說鈕康太尉心中。此一番盤算。極爲周到。千回萬轉。想來想去。心中十分得意。又屢屢次寫信去告訴克萊武。得知自己有一暇。便去讀前人著作的遊記。又翻開歐洲地圖細看。對營中的醫官馬達克及一般幕僚說道。羅馬的豐功壯圖。百世無兩。我父子不久就可瞻仰遺跡了。到了羅馬。先去看大戲園。及 *Colosseum* 係 *Vespasian* 年完工。可容八萬七千人。還要參拜羅馬教皇。另溯萊因河而上。遊瑞士。度新布倫山路之險。憑弔拿破崙的壯蹟。新布倫 *Simplon* 村名。在瑞士境內。阿爾卑斯 *Alps* 山間之險隘也。初不通人跡。拿破崙行兵迅速。類 *艾之偷度陰平*。跨越阿爾卑斯山。如飛將軍從天而下。始於其地設防。一千八百零六年。至一千八百零六年之間。鑿山築路。以利軍行。近自鐵路通後。一八九八至一九零六年之間。其地築有火車隧道。長十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再到維也納。哈哈。試想當年土耳其兵臨城下。八萬之衆。聲勢浩大。那波蘭王 *John Sobieski III* 一六二四年生。一六七四年即波蘭王位。一六九六年卒。此戰在一六八三年。橫鎗躍馬。一鼓蕩平。真可算得英雄。哪維也納城裏的圖畫陳列館。是有名的。還有尤金王爺 *Eugene, Prince of Savoy, Francais* (1663-1736) 爲奧國名將。以善戰稱。收藏的畫。我的兒瞧見。一定快活極了。我想尤金王爺是古今有數的名將。却又肆情風雅。收藏名畫。真是難得。古人所謂文武雙全。智勇兼備了。那馬醫官明知道太尉錯了。蓋畫集以尤紀念。或作商標。初無深意。而太尉遂斷其爲尤金王爺所。却不肯糾正。恐怕得罪了他。便應道。太尉可收藏之畫。此其誤也。又太尉引用拉丁古書中句。亦有誤。

曉得那個尤金王爺。行事蠻橫粗暴之處。也就同那土耳其蠻子不相上下。其非肆情風雅可知他所作的筆記。太尉可讀過嗎。太尉答道。是的。我只知道尤金王爺確是一位名將。又留下許多名畫。於後人。真是不錯。克兒瞧見一定歡喜的說起。我們克兒。倒是有點畫家的天才。他前天還寄來一張給我。上面畫的就是灰道士學堂。我從前也讀過書的。畫裏簡直就同真的一樣。哦。那紙上有禮拜堂。講堂。學長穿着黑袍。手提板子進來。先生走在後面。馬先生。你若看見。真笑的肚腸都要斷了。且說鈕康太尉見了營中同僚的女眷們。便拿克萊武寫來的安稟。以及韓馬沙的信。叙說克萊武情形的。給他們飽看。甚至來送信的人。太尉亦聽着他叨絮不休。有一種好事的子弟。便相約賭東道。說鈕康太尉與人談話。口中總道着克萊武的名字。至遠五分鐘內。必說一次。十分鐘內。必說三次。吃一頓飯時。必說二十五次。諸如此類。但是他們都安着好心。與太尉頑笑。並無譏諷誹謗之意。緣太尉慷慨正直而又謙恭。同他相處之人。竟莫有一個不愛他的。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鈕康太尉日日想着解職回國。看視克萊武。心中焦急。比那學生盼望放假還要利害。好容易捱過數年。已到回國之期。太尉便辭別了營中上下人等。副官唐金生得蒙升擢。接統全軍。太尉到了印度省城。見了總督胡斯拉。那胡總督出示布告。說駐孟買馬隊統領鈕康。安瑪。太尉。自來印度三十四年。從未請假曠職。屢經巨戰。功績卓著。而又治軍有方。現當回國之時。查得其所統軍隊紀律嚴明。操法純熟。為各軍冠本。督深為嘉獎。云云。太尉上了海船。揚帆西去。不日到了英國。一別

數十年。重臨故土。按此書開卷數回。多用穿插補敘之法。往復重疊。前後錯綜。易致淆亂迷惘。然此種章法。至本回之末。業已完結。此後一綫到底。依序直下。不再有此而易領會矣。見了克萊武。並與彭亞瑟等會着了。括按此回所敘事。皆在第一回以前。第二回之後。而包且聽下回分解。



詩

學詩入門

一冊 一角

敘述事物。涵養性情。莫善於詩。唯調和平。仄練習對偶。最為初學所難。本書於兩事之如何入手。指示極明。其餘作詩之法。應有盡有。言之甚詳。稍知文字者。閱之即能了解。金針之度。無過此本。

註釋 詩歌發蒙

一冊 二角

著者詩學湛深。從事教育。歷有年所。本編所撰。事事物物。悉合兒童心理。音註明白。詞意顯豁。上口自能領會。

註釋 詩歌易讀

一冊 二角

本編輯撰參半。兒童應有之道。德。普通之智識。以次加入。藉補詩歌發蒙所未備。語意仍極淺顯。畢業於此。可以進讀唐詩。

註釋 唐詩易讀

二冊 四角

本編專選唐詩之易解易學者。共得三百餘首。體格完備。注其音義。疎其大意。即無師授。亦能明瞭。無坊本扞格難通之弊。

中華書局發行

書中(32)

適用 分類習字帖

分類習字帖係輯宋元明精拓諸名家法帖刪其剝蝕重複之字分類排比由簡而繁易於臨摹洵為習字極好之範本

- 宋拓夫子廟堂碑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宋拓九成宮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宋拓多寶塔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宋拓玄秘塔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宋拓大麻姑仙壇記分類習字帖 一冊 二角
- 明拓褚聖教序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殘斷本臯甫君碑分類習字帖 一冊 一角半
- 舊拓道敎碑分類習字帖 一冊 二角
- 舊拓蘇東坡司馬碑分類習字帖 一冊 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書中(31)

雜

綴

原书空白页

##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續）

胡先驕

九月十三日星期一。晨五鐘起。十鐘抵麗水縣。十一鐘晤第十一師範學校華校長。接洽往松陽事。午後投永嘉汪知事函。鄭知事患瘡未出。王吉甫科長允作介紹函。午後華君偕黃子澄君來訪。黃君曾任江西陸軍小學教員有年。光復後始回浙。談及往事。恍若鄉人。異鄉有此。亦猶空谷足音也。麗水城較青田爲大。街市亦有殷富之象。是日爲墟日。遇番婦頗夥。以大紅繡纏髻。銀釵闊逾寸。下垂尺許之珠絡。銀耳環徑幾二寸。獷野之態可矚。城高出海面三百英尺。

九月十四日星期二。晨七鐘起程。沿江行路頗平曠。林木以楓楊、松、烏柏、楓樟爲主。杉及榲杉則甚稀。松尤有極大者。曾測得一株高八十英尺。鱗鬣老蒼。濤聲浩瀚。殊堪歎賞。其餘植物有醉魚草 *Buddleia*

*Curviflora*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i* 檣木 *Leropetalum Chinense* 羊乳 *Odonopsis lanceolata*

毛桐 *Paussuia Duclouxii*, *Dode* 武夷山弔 *Finetia falcata* 等。晚至碧湖鎮宿。碧湖鎮頗大。街市之盛。與麗水埒。是日酷熱如盛夏。

九月十五日星期三。晨七鐘起程。以行李趁舟行。二十里至霧溪。午膳。午後陰雲四起。涼風徐來。行路殊適。行二十里至靖居口宿。靖居口爲一小村落。昔時人家較衆。後爲山水所殘敗。一路杉樹頗衆。木業亦

盛地高出海面約四百英尺。

九月十六日星期四。晨起命舟子先行。意欲至附近林麓採集。然極少新植物。殊失所望。午後行二十里至江口。旅店湫隘不可居。乃炊於舟中。食於沙上。亦有別趣。晚宿舟中。

九月十七日星期五。晨六鐘起程。登釣魚嶺。高九百二十英尺。夾道多巨松。高及百尺。胡枝子 *Lespedeza formosana* 野牡丹皆極夥。其餘植物有萱花、翦秋羅、青箱、紫薇、朱藤、老鴉蒜、棟樹、荇菜、圓葉萍蓬草 *Lythar minimum* 等。一路芋皆作花。佛燄黃花有微香。亦惟南紀始能見之也。汶港池塘中鳳眼蘭極多。時正著花。美麗無匹。十二鐘行抵松陽。松陽無城。街道頗盛。寓勸學所。所長劉君厚齋寬紹招待極周摯。午後三鐘往晤趙知事銘甫。晚劉君請宴。過雨一陣。天氣漸涼。

松陽縣頗富庶。產米雖不多。然自給有餘。產梨頗佳。惟較平陽所產爲遜。此外柿、桃、柚、黃麻、苧麻、桐油、茶油、煙葉、瀝青、茯苓、蕨粉等物。藥材亦多。茯苓乃用人工製成者。

九月十八日星期六。在所內整理標本。竟日陰曠。晚復微雨。

九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整理標本。下午教育會長高一飛君自卑來訪。屬取道龍泉。云可多得植物。遂重晤趙知事請其改信。回赴教育會演說。此間風氣蔽固。不信新式教育。教育經費乃極寡。雖有百餘國民學校。然每校經費平均每年不過百元。執教鞭者幾不能自存。遑論教育之良窳乎。晚劉君爲作介紹。

函數通。

九。月。二。十。日。星。期。一。晨。七。鐘。起。程。行。十。里。至。東。塢。源。巒。嶂。漸。盛。自。是。上。南。岱。嶺。路。頗。平。緩。最。高。處。爲。一。千。五。百。五。十。英。尺。再。下。至。斗。米。巖。復。上。一。里。再。下。至。南。岱。午。膳。一。路。林。木。蓊。鬱。松。杉。榲。桲。冬。青。苦。櫛。白。櫟。

*Quercus glauca* 椎樹 *Castanopsis Caudata* 柯樹 *Schima noronhae* 楓樟等皆參天拔地材。而貓頭竹尤夥。田隴芙蓉已盛開。氣候尙若夏末也。箬竹亦多。路遇一大榧樹。四鐘抵岱頭堂。高二千九百英尺。堂湫隘不可居。兼之適有祝由科巫人數輩。頭裹紅巾。手執銅劍。嗚嗚然吹角。爲病者祈禱。聞且達旦。寄宿之望遂絕。乃命隨行警士偕至岱頭民家假宿。旋須出錢購米作飯。紛擾至二更始得安寢。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晨。六。鐘。起。山。高。霧。寒。可。被。重。袂。八。鐘。起。程。行。十。里。上。至。大。嶺。巖。高。三。千。三。百。二。十。英。尺。一。路。山。皆。童。禿。間。餘。三。數。杉。樹。皆。以。無。蔭。嘆。死。如。此。好。山。假。有。蓊。鬱。之。林。木。其。風。景。當。極。可。玩。鄉。民。味。味。殊。堪。歎。息。植。物。有。草。烏。頭 *Aeonitum japonicum*, *Thunb* var. *Thunbergii*, *Rapais*, 大花衛矛 *Evonymus grandiflora* 前胡、檣木、八月槿 *Akebia lobata*, *Dene*; var. *australis*, *Diels*; *Raphiolepis umbellata*, *Mak*. 漸下乃入一深谷。草樹蒙密。溪韻琮琤。迥非前此之濯濯牛山可比。一種杜鵑 *Rhododendron ovatum*, *Pl.* 夾溪密生。有高至十餘尺者。花時必可觀也。再降則磴道尤爲陡絕。一氣下趨十里至大嶺脚。則高出海面僅九百二十英尺矣。嶺下杉竹甚多。自大嶺脚再行十五里抵白巖。館於國民

學校校長楊君士堪家。其祖父楊光淦爲松陽名宿。現任縣立高等小學教員。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晨八鐘起程。過冷水嶺。至楓坪嶽。高一千二百八十英尺。天氣仍酷熱如盛夏。行十里至楓坪。葉紳必升家。邑之巨富也。葉紳已卽世。其嗣子某。頗好浪遊。在永嘉以聚賭避捕。自樓躍下。至折足。故未出。其族人槐卿款待甚殷。堅請留飯。以贖程心急敬謝之。行五里至斗潭。午膳。午後行十五里至高亭。館於周君霽光紹家。周君彬彬儒者。吐屬清醇。鄉里賢者也。談謙頗洽。據云此地已至松陽邊境。交通阻絕。郵傳不通。國內外大事必數月後始得聞之。復垂詢直皖之爭之究竟。真山中不知魏晉矣。晚酒罷。一枕華胥。心神怡泰。風泉林壑之勝。猶憧憧來往於夢中也是日傍晚大雨。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晨七鐘起程。行十里至舉門嶺。是爲松龍二邑交界處。其上更有一高峯。名龍虎嶽。以贖程心急未登。舉門嶺高二千七百五十尺。行五里至陂川坑。再行五里至溪上。館於姜姓家。溪上高一千四百尺。一路杉竹極盛。樵樹亦多。有高至四五十英尺。徑二尺者。此間頗以產笋著名。是日採得植物。有大吳風草 *Senecio japonicus* 崖花子 *Pittosporum glabratum*, *Rubus Asper* 及兩種蘭科植物。一爲 *Arundine Philippu* 花作淡紅色。徑逾寸半。極爲可玩。一爲米氏鵝毛玉鳳花 *Habenaria Mirsiensis* 亦甚奇特。

書

評

原书空白页

## 讀鄭子尹集經集詩集

胡先驥

梁任公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論有清學術以爲文學不發達。其稱咸同以後詩之稍可觀者。厥爲「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又云。「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此語大足以證明任公之於詩。實淺嘗者也。黎氏之詩。貌襲唐人。語無精采。讀之令人懨懨欲睡。金氏雖以樂府擅場。然亦才人之詩。未足語乎大家作者。其近體且時有元明人纖巧尖新之陋習。黃公度、康更生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爲元氣淋漓也。其所推崇之諸子。獨鄭珍子卓然大家。爲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則又非僅稍可觀而已也。集經集詩最足令人注意之處。卽其純用白戰之法。善於驅使俗語俗事。以入詩也。其以點染俗語俗事擅場之詩句。予於評嘗試集中。嘗數舉之。此外如「倚槽飼么豚。淚俯彘盤抹。」行得山水綠。望家如隔鄰。隔鄰未卽到。人情覺已親。」指麾小兒女。亦學事作家。觀之不如意。復起爲補苴。」更遲數日終。汝勞多笑幾回亦。吾意。」可念阿翁先。溺愛便令新婦莫。教啼。」半日不逢人。深林犬吠知。越山幾重去。塗仍拄鼻。」顧壁有懸肉。大小知未餓。米鹽問梗概。兒女猶拜賀。」處處胡麻花。緣坡白如雪。」老懷一慰轉歎息。人生難此飯。一盃。」閏歲耕事遲。一牛常臥旁。齡草向人讀。其味如我長。」皆以日常俚俗之

事語爲前人所未道之辭句。而以新穎見長者也。然其詩雖故取材於庸俗。而絕非元白頽唐率易之可比。蓋以蘇黃韓杜之風骨。而飾以元白之面目者。故愈用俗語俗事。愈見其筆力之雄渾。氣勢之矯健。東坡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正足以況其才思之橫逸。而其自毛口宿花。壘詩句云。此道如讀昌黎之文。少陵詩眼著一句。見一句。未來都非夷所思。亦可舉以況其章法結構之奇恣也。嘗讀其子知同所作之行述。謂其「蚤年胎息眉山。終撫韓以規杜。」又嘗出程春海侍郎門下。治學之方。受其影響者亦至大。而程春海之詩雄奇奧。亦昌黎山谷之流。其淵源所自。明眼人固能辨之也。

巢經巢詩寫景抒情。皆有過人之長。梅聖俞有言。「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懸此爲格。二三流詩人。殊不易到。而巢經巢詩則優爲之焉。其寫景之佳。如下灘句云。「前灘風雨來。後灘風雨過。灘灘若長舌。我舟爲之唾。岸竹密走陣。沙洲圓轉磨。指梅呼速看。著橘怪相左。半語落上巖。已向灘脚坐。榜師打巖槳。篙律遵定課。」語語生動。下灘迅駛之狀。森列目前。真「能狀難寫之景」者。又如春盡日句云。「綠荷扶夏出。嫩立如嬰兒。春風欲舍去。盡日抱之吹。」此等凌空設想之筆。真有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勝。又如懷陽洞句云。「我行長嘯入其中。負壁肅立偉丈夫。孔雀驚人竦劍翼。白虎倒噴蒼龍浦。海山眞官四五下。踏雲沒足端以舒。不知何者報我至。嚴飾萬象先頹吾。細視乃皆石。髓成矯觀中。頂更絕殊小夫人。乳數百道乳頭一。一仙草。數萬古不受雨露恩。元氣來往翠不枯。其刻

畫之工。肖筆力之雄傑。殆可直追昌黎。至若雲門磴句云。一眉水若處。水春風吹綠裙。迎門却引去。碧入千花邨。則又雋妙無匹。可奪范石湖姜白石之席矣。其自。大容塘越嶺快至茅洞末段云。是時天向黑。氣象更慘切。陰寒杉松林。一翠靜兀兀。下顧暗無底。上窺密無缺。旋塗盤修蛇。向背遡胡越。兒子置我前。喜懼乘見滅。怪鳥突一聲。怯膽懸忽掣。輿夫去默默。快若風攪雪。移時見人村。相喚顏色悅。却望高蒙籠。知從何處出。夜寐尙屢覺。醒乃寒苗聒。乃將黔中山徑險惡之狀況。及經行伏莽中畏懼之心理。一一寫出如繪。致讀之者尙覺不寒而慄。即其他間間點染之句。如一人住四圍淺竹裏。烏呼一碧低松間。久坐絕聲響。林影澹無際。松風迴夕陽。蒼然兩峯翠。白雲澹晴色。草樹陰徐來。雙江一碧渺。然去孤嶼中。流無限。佳。曠岸一菴白。晴砧雙婦紅。碧雲曠合四無底。白鳥一雙歸。正間。萬山浮軟翠。雙鳥帶遙天。棕葉不搖風。日靜細黃一椀。茴香花。雲裏聞遙鐘。風邊度疎磬。屢上若無路。斗轉忽見徑。攀緣著精廬。清極不可更。沉沉綠無際。白日澹幽映。一路亂蛙初插稻。半溪明月不逢人。日落西山寒孤烟上漁爨。亦深入王孟之室。可於自然派詩人中占一席焉。

至其描寫敘述。極平易庸俗之事。而生動空靈。尤徵作者想像力之強。初不待雕琢堆砌以炫人耳目也。如武陵燒書歎云。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情。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可謂極比附之能事。文人之愛書者。讀

之當爲首肯。又如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叙應試情況云：「四更赴轅門。坐地眠。瞢騰五更隨。唱入階。誤東西。行揩眼。視達官。蠕蠕動兩根。喜賴搜挾手。按摩腰股醒。携籃仗朋輩。許賄親。火兵拳臥半邊屋。隔舍聞丁丁。黃簾自知晚。蝸牛喜觀燈。夢醒見題紙。細摩壓摺平。功令多於題。關防映紅青。文字如榨膏。藥急膏亦傾。」此段將科舉時代應試情形如候門唱名搜檢携食具釘號板出題蓋關防諸步驟。曲曲繪出。令人讀之有如身歷。誠科舉之一絕佳史蹟也。彼預試者五百年來何啻千萬。就中大詩家出身科舉者。亦未可屈指數。然無作詩以紀之者。非以其平澹無奇。甚或鄙爲無謂之功令。但爲獵取仕進之塗徑。羞以形諸章句耶。然化臭腐爲神奇。正足以彰作者之才力焉。又候漲退。「岸樹盡相熟」一段。題新昌俞秋農先生書聲刀尺圖。「女大不畏爺」一段。一寫旅客候漲退而不得之心理。一寫小兒塾中就學頑劣之情況。皆人人所知。欲言而不克言者。筆底化工。其斯之謂歟。至於言情。則尤爲巢經巢詩所擅長。蓋其天性特厚。故於父母兄弟友朋妻子之倫。出語倍能深摯也。如度歲澧州寄山中句云。「今宵此一身。計集幾雙淚。爐邊有耶孃。燈畔多姊妹。心心有遠人。強歡總無味。憶在十載前。舊事已酸鼻。老懷况愈慈。如何淡此際。」非天性肫摯者。安能體帖入微至此。至遭母喪後。哀慕慘怛之情。尤溢於言表。如自望山堂晚歸。查灣示兩弟句云。「汝曹相惜好。料理放我墓邊間。幾時」重經永安莊至石堠句云。「秋雨爛塗度阡陌。壻鄉未到天暮色。每逢曲處便看我。遠聽慈聲喚窗榻。」

當時歸去。自洗泥女髮。詈我冠。猶兒拋書寸步不離母。隨母應到鬚過臍。而今我鬚正如此。再欲母隨不得矣。子午山詩句云：「生兮依母居。死兮依母厝。山下有隙地。暇時補竹樹。結茅期不廣。取足蔽子婦。」羅斛寄莫蔭臣句云：「悠悠墳墓心不死。誓不渝。」孺慕之忱。可格天地。孝子不匱。其鄭君之謂乎。又如臘月十七日馮氏姊還甕海一詩。瑣瑣絮語。孝友之情。盎然滿紙。他如度歲澧州寄山中第三首云：「卯卯今夕樂。樂到不可名。中略）阿耶十年來。慈祥喜淵明。青袍誤。愚我殘燈澧州城。安得與爾輩。叫躍如沸羹。」出門十五日。初作詩黔陽郭外云：「記我出門時。梅花繞茅亭。携兒坐石上。吹笛使酒醒。山妻持燈來。大字寫縱橫。妹女各袖扇。爭書壓吾肱。閔閔一宵事。不知雞已鳴。」叙述家人父子之樂。歷歷如繪。非天性肫摯者不能爲。非詩之才力過人者亦不能爲也。嘗讀阮大鍼詠懷堂詩。雖模範山水之佳作。美不勝收。而全集絕無性情語。固知言爲心聲。非可假託者也。

巢經巢詩。不僅藝術之工。有如上述。其風格適上。要由於其學術識見之過人。嘗讀其子知同所作之行述。具言鄭君十餘歲時。就村塾讀。僅攻帖括。卽以爲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年十五。值舅氏黎雪樓令浙歸。購藏古籍甚富。乃盡發讀之。嗣懲涉獵爲無所歸。乃專研程朱性理之學。黎雪樓工詩古文。時有啟竅。卽得要領。乙酉拔貢成均。學使者爲程春海侍郎。侍郎見鄭君文。奇其才。俟其廷試後。卽招入湖南學使幕。使之服膺許鄭。遂博綜五禮。探索六書。以經學小學名世。曾作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鄭學錄等。

書學術之博瞻。自宋歐陽文忠、王荊公、蘇文忠以下。殆罕其匹。而以經師兼擅文學。蓋朱文公以後一人而已。嘗讀孟郊詩。每嫌其怨聲滿紙。絕無安貧樂觀之志趣。而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尤爲卑鄙。一若人生之意義。全繫於仕進之窮通者。而鄭君則不然。鄭君家極貧。然自潛心古學後。卽不以世俗功名爲重。其所以未絕意仕進者。蓋以「父母兩忠厚。辛苦自夙嬰。一編持授我。望我有所成。」而「貴從老親眼。見此孺子榮。」故雖自知「名成得美仕。豈遂貴此生。」而已。「十年棄制藝。汗漫窺六經。」然仍「癡心有弋獲。」而作「焉知非我丁。」之想也。嘗讀其平夷生詩云。「半世求祿心。甘爲古人拙。負母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責命不責術。但得母如此。又敢自暇逸。千秋非所知。兒死此事畢。」其心可哀。其志亦可觀矣。故其論八股。卽有「古云經大義。母乃不若是。」之語。其追寄莫五北上詩亦云。「木天固有君。奮然止藉此。爲親歡得意。慎勿受所牽。」蓋以道義相勗勉。而薄視功名有如此者。故雖及第。亦作「安知上釣鮎。忽作掉尾鯨。自視窮此骨。何讓稜等登。歸去見兒女。誇我頭銜增。但愁世上語。高文真有靈。又愁鄰舍翁。故生分別驚。」自貶之語也。又云。「何必父母身。持受達官虐。」焉知妻妾羞。百倍衣食惡。」閉門藏耻。未可罪。違己獻笑。真難吾。」其風格之高騫。固非尋常功名之士所能望其肩背者。乃生於寒素。生於僻壤。可知無地不生才也。

巢經巢之詩。既脫胎蘇黃。追踪韓杜。則非王孟韋柳漠視人生。徒驚霞想者可比。故其詩對於民生疾苦。家國休戚。極爲關懷。如吳公嶺詩句云。「三代井法廢。大利歸賈魁。肥癡享厚息。錦繡揮輿僂。生人十而九。無田可耕栽。力惡不出身。令力致無階。每每好身手。餓僵還活埋。」蓋對於小民之顛沛。已慨然言之。至「朝廷用書生。亦曰其言善。豈其所讀書。到官卽收卷。治法止兩端。世有幾人闡。甚或剔刻之。傷我枝蹄。胼冤乎。頌德碑。盍不刻稍淺。」則對於貪官怯將。爲嚴厲之切責矣。其他紀亂之詩。皆杜陵八哀之流亞。然又無金亞匏來雲閣詩譏謗怨憤之音。此大家之所以異於庸俗也。詩人每喜自誇。動則譏彈他人。而以契稷管樂自命。又或甘於頹放。而以沈湎酒色爲高。世無李杜之抱負。而徒撫拾李杜之牙慧。此所以陳套語之可厭也。惟見道之士。確有自知之明。其能克己復禮者。則自省自訟。惟日孜孜。虛憍之氣盡。而詩句亦倍耐尋味。東坡謫黃州後之詩。卽漸多見道之語。南遷後尤甚。和陶諸作。雖迥異其體裁。然精氣內斂。殊覺遠出少作之上也。鄭君志道日早。故其詩較他人爲醇。雖洋洋巨篇。亦時蹈矜才使氣之習。然見道之語。屢見不鮮。此其所以可尙也。如「子孫不易爲。撫首增浩歎。一笑遂稱翁。顏厚不可沐。」生無益於世。思之頸先赤。」人生免倖獲。何事非艱難。心手盡其分。美惡隨之天。」皆謙謙君子之言。又如書柏容存稿句云。「文章萬古無底寶。權此千金享敝帚。細念人生殊可憐。頃刻兒童謚爲叟。生前百苦不稍放。死去應知骨速朽。何取千秋萬歲後。一句兩句在人口。」則對

於獨擅之文藝。亦謙退如此。溫柔敦厚。鄭君有焉。

然巢經巢詩亦非有醇無疵者也。其長篇巨製。有時不免矜才使氣。上文已言之。其善於驅使俗事俗語。誠如上述。然有時務爲新巧。賣弄精神。亦覺稍過。如題俞秋農書聲刀尺圖句云。「黃雞屋角叫。今日又生子。速讀去。拾來飯餘吾爾飼。」(中略)有蔬苦無鹽。有水苦無米。速讀待春來。飯糲先搗與。」(中略)夏楚有笑容。尙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笞。」非不生動。然終嫌故逞才思。刻意雕飾。視作者題史。蒹洲秋燈畫荻圖句云。「平生我亦頑鈍兒。家貧讀書仰母慈。看此寒燈照秋卷。却憶當年庭下時。蟲聲滿地。月在牖。紡車鳴露經在手。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深摯真切。自然流露之情。則有遜色矣。然此亦惟作家爲能辨於幾微耳。又作者以慣用俗事俗語見長。日與之習。遂間有失於抉擇之處。如「悔到閻羅勾命急。」題詩答珍賜。笑帶乾魚氣。」三杯入肚漲牢騷。」(中略)挑燈醉看殺人刀。」只待投胎呪罵多。」何辜只叫天。」撐命待秋田。」皆爲市井之語。無論何等才人。亦無法點染使爲雅音者也。又老年頹放。趁韻之弊。亦所嘗有。如「海內論詩至今日。淺狹未免難爲篙。」(中略)小詩耳耳竟何有。差覺不爲時俗臊。」午山池上樓。讀書之所於。」營成子午山。兒長頭漸鶴。」篙臊於鶴。四韻皆極牽強。迨老年精力就衰。乃有此率筆歟。

然此乃嚴格之批評。殊不足以貶損巢經巢詩之價值也。尤有一事讀者宜加注意。卽自來詩人。多有逃

禪之習。每賴西方悲智。以得精神上之慰藉。惟鄭君則篤行孔子之教。尊德性而道問學。其學蓋治漢宋於一壚者。吾嘗於其「止覺百無路來循。夫子牆」之句。諷誦數四。不忍去口。於覺百無路之時。而來循夫子之牆。其襟抱爲何如乎。則區區詩人之稱。又不足以盡鄭君也明矣。

